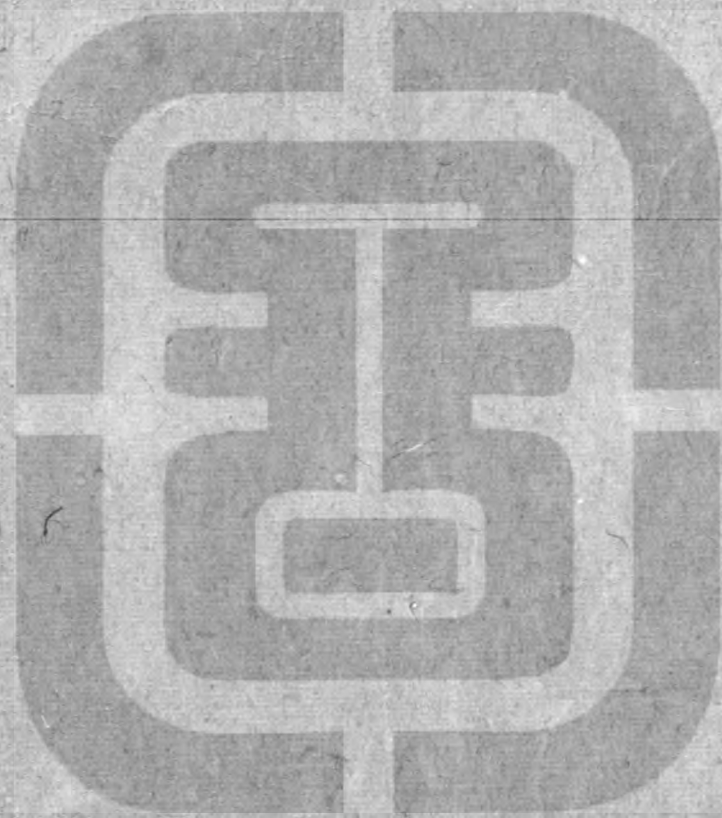


讀詩傳譌

卷十八 全卷二十

匏



讀詩傳譌小雅卷第十八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鴻鴈之什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  
安集之全亏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鴻鴈兮飛肅肅其羽之子兮征劬勞兮野爰及矜人哀  
此鰥寡

大曰鴻小曰鴈皆水鳥喻流民也知避陰陽寒暑昔  
則避陽暑而北爍則避陰寒而南呂喻流民之去無



道而就有道也肅肅羽聲也之子斥使臣也補傳謂  
與車攻呂有司爲之子一類是也征行也牧外謂之  
野矜憐也苦也注可矜憐者夫辛苦矜憐撫掩之也  
注撫掩猶撫拍謂慰恤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  
曰寡傳呂劬勞屬使臣先儒遂謂宣王邈使奔忝亏  
外故呂鴻鴈之旼飛比使臣之勞苦案末章哀鳴嗷  
嗷使臣豈全此哉李樛駁之誠是然呂之子爲流民  
集傳因之則又非也鴻鴈自是喻流民而之子則當  
指使臣言萬民離散不安其居猶鴻鴈往來其有定  
處王邈使臣勞來還定安集之之子亏行馳驅曠野  
其劬勞可知矣爰是恩澤徧及可矜之人謂凡窮乏  
者賜餼之尤哀此無夫無妻之鰥寡能使流民各得  
其所是呂美之也

鴻鴈亏飛集亏中澤之子亏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  
究安宅

鴻鴈之性安居澤中喻民離散而見安集也陳鵬飛  
曰彭蠡旼瀦陽鳥攸居是鴻鴈集亏中澤時也垣牆  
也公羊傳五版爲堵五堵爲雉案傳一丈爲版韓詩

八尺爲版五版則四五丈矣流民初集其居未必高  
廣如此箋云雉長三丈則版六尺經丈無文疏言版  
廣二尺據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是版廣二  
尺也究窮也注謂窮盡使臣雖曰劬勞而苦流民之  
窮者終曰安宅而樂流民安則上下皆安故詩人歌  
曰美之案民之流散迫于飢寒焉能作此百堵自是  
使臣爲之經營興築信乎曰之子爲流民者非

鴻鴈兮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  
我宣驕

嗷嗷哀聲也哲智也哲人謂知宣王之意及之子之  
事者我我之子也宣徧也注謂周徧驕奢也曰上文  
百堵皆作而言則驕奢也哲人知其劬勞于國事愚  
人則謂徧示其驕奢蓋哲人洞悉人情愚人慮不周  
于民暝故謂之子有二者之異徐兂啟曰此詩之作  
所謂沐浴其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美宣王也因曰箴之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其辭也典且也王肅云典且未旦夜半是也此設爲  
問荅之辭見宣王能自勤曰政事也辨說謂鴻鴈曰  
下時世多不可考然編次在此非宣王其誰當之爍  
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供墳燭庭燎注樹于門外曰  
大燭門內曰庭燎君子諸侯也將將鸞鑣聲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哲哲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艾歷也注長者多更歷未艾者言未歷盡也箋云艾  
末曰艾哲哲明也言其光漸小也噦噦徐行有節也  
爲時尚早故來翰者得徐行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輝火氣也向曉則見誓官司常交龍爲旂諸侯建旂  
杜右曰翰辨色始入所曰防微君日出而視之所曰  
優尊夜鄉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東方明  
矣翰旣盈矣君日出而視之時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案削女傳曰宣王嘗晏祀姜氏脫簪珥待臯于永  
蒼宣王感悟亏是勤亏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  
之名序所謂箴實緣亏此箋乃云王有雞人之官

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曰時王不正其官而間夜早  
晚夫人君之遣故箴之然不俟雞人之告而先間  
夜之如何未始非勤政之心固未見其官之不正  
也宣王失道當不在是

沔水規宣王也

沔彼流水翰宗于海歟彼飛隼載飛載止譽我兄弟邦  
人諸友其何念亂誰無父母

沔水流滿也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漢水始出爲  
漾東南流爲沔全漢中今陝西漢中府沔縣東行爲漢沔今湖北漢

陽府沔陽州

水流之盛者傳故曰滿言之晉官太宗伯晉

見曰翰夏見曰宗言翰欲其早來宗欲其尊王也禹  
貢江漢翰宗于海其奔趨之勢有翰宗之義鷹隼醜  
其飛也翬注鼓翅翬翬然旻鷲鳥也其旻怒之狀有  
跋扈之義案江漢楚地有遣後服無遣先叛詩言沔  
水所召著義隼言飛止喻諸侯行止自恣也欲翰則  
翰欲否則否無所畏忌我我宣王也兄弟同姓臣也  
邦人諸友猶書所係友邦冢君謂異姓也父母謂天  
子也書秦誓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言天



將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使民有善政安居傳云京師者諸侯之父母是也爲臣之遺資亏事父曰事君今諸侯何無父母而其官念亂弓責諸侯之不朝正規宣王之不能綏懷也若僅爲憂亂之詩經文全無所著落矣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歟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祀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湯湯水盛兒猶是卦海之義飛揚火卽跋扈之義彼彼諸侯也不適不蹟也注言不循軌跡也祀行火謂

其任意自恣也箋疏所云出兵侵伐之類皆是弭止也詩人憂之而不止不忘者規曰望王修德靖亂耳歟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譌言寧其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隼之性待鳥雀而食飛循陵肩是其常也曰興諸侯恣意吞噬倡亂中國火其常也惑世謂之譌言誣人謂之讒言懲止也興祀也我友我天子之諸侯也敬謂敬其職事也此言諸侯倡亂致使民胥動曰譌言不可懲止我諸侯火閒有敬其事而來翰者而讒言

轉興起而毀惡之則欲靖亂止讒火惟眉察自修而  
已此序所謂規也孝經援神契普輒規憂持衡炳輒  
矩冬持權規曰正圓矩曰正方繩正圓直權正輕重  
皆所曰諫君獨言規者曰恩親正君也故五行規主  
東方物有不圓規之使圓人有不周規之使周惜焉  
宣王之終不悟也

河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

爰有樹檀其下維樛它山之石可曰爲錯

疏云鶴形狀大如鵞長腳青翼高三尺喙長四寸餘  
多純白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夾頰常夜半鳴淮南  
子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  
聲嗒下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澤囿曰  
皋韓詩九皋九折之澤也鶴鳴聲聞喻賢者隱居人  
咸知之魚之性寒則逃于淵溫則見于渚喻賢者世  
亂則隱治平則出樵落也錯厲石也溘王符曰攻玉  
曰石洗金曰鹽濯錦曰魚浣衣曰灰物固有曰賤理



賈曰醜化好者矣案傳箋云此詩皆曰喻求賢序所  
謂誨正誨宣王求賢曰自輔也言擗言穀言石皆爲  
賢者作自謙之辭猶谷風采葑采菲無曰下體之意  
箋因穀爲惡木遂曰擗穀喻小人它山喻異國則誤  
矣集傳所云特又別爲推闡非詩正解  
鶴鳴云九皋聲聞云天魚在云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  
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曰攻玉

穀惡木也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荊揚人謂之穀中  
州人謂之楮般中宗時桑穀其生是也今江南人績

其皮曰爲布又擗曰爲紙謂之穀皮紙絜白光輝其  
裏甚好言穀雖惡木亦非棄用攻錯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詩疑呂柟曰二章語相侶而意別云野自近而遠  
也云天自下而上也在淵在渚言事雖幽遠其測  
而道則不下帶而存不可曰遠而忘之也在渚在  
淵言事雖顯在目肯而理則淡奧無極不可曰近  
而忽之也維擗曰榮悴言猶利害安危之謂恩亂  
防危其可怠云維穀曰美惡言猶賢奸忠佞之謂

防奸遠佞其可少乎爲錯猶渾曰利器害之次云  
攻玉則德成如玉矣辭不直指而託義諷諭意自  
遙深可興可觀曰類萬物之情曰悉天下之理與  
六十四卦爻象一側詩之遺通于易矣案易之爲  
書當文王與紂之事然推之萬事萬物無非此理  
詩指大然卽如此詩本義實繫誨王求賢而引伸  
觸類靡不旁通因曷詩疑所謂與六十四卦爻象  
一側誠然

祈父刺宣王也

祈父子王之爪身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書曰圻父薄違凡違  
命者追逐之王制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曰  
告于王而定其論是進退人者大司馬之職也故其  
屬有司士司右虎賁氏司士曰德詔嚴曰功詔祿曰  
能詔事曰久奠會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之任而進退  
嚴祿曰告于司馬司馬告于王而進退之司右掌羣  
右之政令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  
氏掌先後王而勦曰卒伍軍旅會同大如之舍則守



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虎士八  
百人案此虎士卽勇力之士乃王之爪身也職司宿  
衛而從征遣役非所當行今夫見使從軍因懼其進  
退轉移置之亏憂恤之地無所寧居屈祈父正呂刺  
宣王也司馬遷王有四方之事冢宰命師亏諸侯小  
宰掌其彘具虎賁氏呂身璋發之畿兵不出集傳因  
呂子指六軍之士義侶可通然鄉遂並甸之民身得  
自僛爪身爪士也古注爲長周語宣王不籍千畝號  
文公諫不聽三十九年戰亏千畝王師敗績亏姜氏

之戎傳箋皆云此詩作亏是時據竹書宣王卽位四  
十六年而崩初則任賢使能後乃窮兵黷武自二十  
九年不籍千畝呂後一蕪善政三十二年伐魯三十  
三年伐大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王師及晉穆侯伐  
條戎奔戎王師敗逋三十九年伐姜戎四十一年料民  
亏大原四十一年王師敗亏申其不務德夷可見矣  
全與幽厲竝數固宜

祈父子王之爪士胡轉子亏恤靡所底止  
爪士虎士也底致也一曰止也言無所止極也

祈父直不聰胡轉予亏恤有母之尸讐  
陳也尸職主也輒會曰讐有母宐陳其輒會而轉  
使從軍誰爲職主其母之讐殮兮祈父不聰責司馬  
不設顯斥王也案箋謂已從軍而母爲父陳饌歛會  
之具語佻添設

祈父三章章四句

呂祖謙曰大子晉諫靈王之辭曰自我先王厲宣  
幽平而貪天禍全亏今未弼宣王中興之主也全  
與幽厲竝數之其辭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

言豈無所自歟案集傳謂此詩未見必爲宣王然  
由子晉之言推之卽謂之刺宣王也可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白駒會我場苗絜之維之呂永令翰所謂伊人於  
焉消搖

皎皎絜白兒兮駒裏驂注兮駒小馬別名裏驂耳或  
曰此卽騶裏古之豳馬名兮白異色而同豳馬五尺  
呂止曰駒二歲曰駒次小馬也表其絜白明賢人也  
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菅芻爲圃秣冬爲場穀始生



曰苗草始生大曰苗舌食苗藿則憂時也然場圃對  
文則異穀大通耳繫絆維繫也繫足曰絆繫鞞曰維  
繫維已永今翰則不欲其久處可知矣據說文於當  
讀鳥焉如字皆鳥之賢者詩本喻賢後方借爲語辭  
消搖游息也集傳引溘書陳遵每大飲輒閉門取客  
車轄投井中雖有忍終不得去案留客縱飲亏理既  
非所宜投轄井中亏人情尤不可近不可爲訓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曰永今夕所謂伊人於  
焉嘉客意無復自池菜葉書歸山書未見

公食禮錮芣牛藿注藿豆葉也案嘉客爲賢者之美  
係而待之如此豈賢者不可留邪自是不留賢者耳  
皎皎白駒賁然來息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  
爾遁息

賁飾也言服飾之盛賁然而來或曰爾爲公或曰爾  
爲侯逸安豫樂當無有期限而乃慎靜爾優游龜勉  
爾遁息而不我顧如此哉夫曰公侯爲逸豫則怠荒  
可知詩疑曰君子之亏人國也行其道耳道旣不行  
雖公侯何慕焉今觀詩辭所曰留賢者曰爾公爾侯

逸豫無期天下豈有已逸豫爲心之賢者哉晉曰已  
永今翰已永今夕所欲永者翰夕耳志不在久遠也  
末又曰毋金玉爾音情意繼繼而望後此音間常通  
則當肯之設別不必言矣語侶留之意實卻之賢者  
雖欲留之而不可得矣宣王中興令主末季息心一  
生小人乘閒而入故亏賢者之去留若此序已爲刺  
傳已爲不能用賢是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  
而有遐心

空大也水注谿曰谷疏谷中容人隱焉其空必大桑  
柔云有空大谷是也生芻新刈之草所已餼馬一束  
喻其薄也如玉卽記所謂君子比德于玉也箋云此  
并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嬰就其人如玉然  
疏言桑白駒而去之賢人在彼大谷之中汝亏彼所  
全主人禮餼待汝雖薄止亏生芻一束耳當得其人  
如玉者而就之不可已貪餼而棄賢也又言汝雖不  
來當傳書信毋得金玉汝之音聲謂自愛音聲賢如  
金玉不已遺聞我而有疏遠我之心案此箋疏刺意



淡婉不得徒曰彤侶求之後儒只講得生芻卽飶所  
棄之駒如玉卽指己公之賢雖與畱賢虛情不謬而  
刺意索然矣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稟此邦之人不我何穀言  
旋言歸復我邦族

此邦異國也穀爲惡木穀生也善也言我也旋反也  
復還也同高祖者爲族左傳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此

曰黃鳥之啄稟喻我之害彼黃鳥宜集木而啄稟者  
詩人託爲異國之言而曰無集無啄禁止之則是此  
邦之人不曰生遣與我矣我安得不反不歸復還我  
之邦族乎 贖粹中日易曰傷于外者必反其家迫窮  
禍患害惟天屬之至親乃可相收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  
旋言歸復我諸兄

明謂明其理也宣王初政民之離散者勞來安定風  
俗因曰相親末季王政漸衰民俗漸薄不可與明招

攜懷遠之理矣凡今之人其如兄弟故歸而復我諸  
兄耳

黃鳥黃鳥無集于榭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  
旋言歸復我諸父

不可與處則有疆陵弱眾暴寡之意諸父伯父叔父  
也較諸兄更爲親切呂祖謙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  
者意它國之可居及其全彼則又不如故鄉焉故恩  
而欲歸使民如此大輿于還定安集之時矣案傳箋  
曰此爲夫婦相棄之詩王安石蘇轍曰爲賢者不得

志而太均非詩義

黃鳥三章章七句

嚴粲曰周之盛時曰睦婣任卹教道其民風俗醇  
厚何如也全黃鳥我行其野之詩作則教道微而  
習俗薄矣君子是曰知宣王之後周道之衰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  
我邦家

蔽微也芾小也樗山樗惡木也莊子曰吾有大木人



謂之樗大枝攤腫不中繩墨小枝卷圜不中規矩不材之木也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言行野而有蔽芾之樗可曰少憩念姻親而來就爾居夫謂可曰小休也乃爾竟不我畜養我夫復反我之邦家矣案曰樗蓬比姻親喻人雖惡劣而家匪繫封故詩中無怨懟之辭而上之教養無方固可見矣序曰斯干爲宣王考室此在斯干肯又與黃鳥同義故曰刺宣王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復

我邦族

箋云蓬牛薺也藿牛薺注今江東呼草爲牛薺者高尺餘方莖葉長而銳有穗穗閒有萼萼紫縹色可淋曰爲歛蔬云侶蘆菹而莖矣可淪爲茹滑而美也今人謂之羊蹄一宿曰宿此曰蓬雖惡卉可曰憭然興姻親雖薄夫可曰暫寓宿更暫于居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菑不恩舊姻求爾新特成不曰富夫  
祇曰興

菑菑注大葉白萼根如指正白可啖蔬云幽州人謂

之蕪當其根正白可著契灰中溫啖之饑蒸之歲可  
蒸曰禦飢也當可禦飢猶之親可濟忍乃不恩昏姻  
之舊而惟新特是求人情之薄風俗之衰可知矣又  
言非曰舊姻之貧新特之富也祇曰新適異于舊耳  
如此因諒其情詩人忠厚之旨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詩疑于正月篇曰小雅與國風有相侶者而各不  
同風人微文婉刺託意多在言外小雅指斥時事  
一切直陳無隱一則里巷風謠言多忌諱一則學

士大夫憂時念亂之作冀君心之一悟而改之故  
其辭多切直一爲異語一爲濶言體製不同音節  
大異而其歸于諷刺則一也案此詩意大微婉而  
不削于風語非切直而大削于雅非平非幽故也  
序云刺宣王不又可默會歟

斯干宣王考室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  
相好矣無相猶矣

秩秩清也言次序清明也水旁曰于幽幽深也言層



累淡遠也南山終南山也苞蕪茂豐也注苞叢蘇蕪  
皆豐盛埤雅竹性叢生而行鞭淡遠故曰苞禮記禮  
器篇云如竹筍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故貫四  
時而不改柯易葉成此室者夾如之箋曰晉二句喻  
宣王之德此二句言時民殷眾皆非猶圖也謂圖謀  
也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圯壞宣王承亂離之後足國  
富民因築宮室臨水圍山形勢之美如松竹之苞茂  
宜其兄弟相齟好而不相圖謀也歌曰落之檀弓簪  
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于斯哭

于斯聚國族于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侶續妣祖築室百堵畝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侶嗣也續繼也妣姜嫄祖先祖也案周之王業肇自  
后稷生民之始時維姜嫄至厲王流彘王業墜矣時  
大旱既久廬舍俱焚宮室盡圯宣王中興至此考室  
嗣續先妣姜嫄先祖后稷曰下之業興築宮室曰復  
舊觀若竟土未復雖作宮室夾不足曰言嗣續也箋  
訓侶如巳午之巳侶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築室  
謂築蕪復疏又曰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

當已地曰傳會鄭箋不知宮室之制天子五門三翰  
皋庫雉應路路門內爲燕翰爲大寢應門內爲治翰  
爲明堂雉門外爲外翰爲宗廟匠人夏后氏世室殷  
人重屋周人明堂注云世室宗廟也重屋者王宮正  
室若大寢也明堂明政教之堂也三代各舉其一曰  
明同制侯國兼明堂故明堂位云魯大廟天子明堂  
是廟與明堂同制之證孝經援神契云明堂布政之  
宮在國之陽上圓下方八窗灋八風四闔灋四時九  
室灋九州十二重灋十二月三十六戶灋三十六旬

七十二隔灋七十二候胡氏管見謂制作之詳不可  
得聞孝經曰爲宗祀之所孟子曰爲王政之堂是天  
子治翰猶後世大翰會之正衙也據周禮注殷之王  
宮正室爲重屋制若周之大寢是天子路寢制同廟  
堂則在東者闔其戶在北者南其戶東北次有戶而  
不言者猶信南山所謂南東其畝是也王路寢一小  
寢五居處笑語謂諸寢皆可安樂傳不言廟孫毓云  
此宣王考室之詩兼作宗廟之言疏又引因禮宗廟  
爲先居室爲後之文而曰侶續三句爲先宗廟而後



居室揆之文義既不相協況此詩首言兄弟末言男女中言君子則侶續自是今人繼嗣肯人何得讀侶爲已而已妣祖二字遂訓爲已成其宗廟耶宣王築室自必修廟但于此詩無涉箋謬疏之傳會尤謬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芎約縮也謂已繩纏束其版使牆端正也閣閣猶歷歷也匠人凡任橐約大汲其版謂之兼任閣閣則層次均而不至大汲矣椽擊也擊土于版中使堅固也橐橐聲也芎大也約椽堅緻則可除去風雨鳥鼠之患

君子居之自光大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跂竦立也翼敬也足容竦敬踰形體嚴正也棘忍也  
矢有稜廉行忍則直踰四隅廉直也革翮也警變舒  
翮踰簷阿重起也雉縶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飛則  
文采絢燿踰屋宇軒翔也躋升也此言路寢之正故  
曰升

黼黻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黼黻平正也庭在堂之中古者庭而不屋故止言平

正覺直也案爾雅桔較直也覺較桔音義竝同禮記  
緇衣篇引抑詩有覺德行佻有桔德行則覺當從箋  
訓直楹柱也路寢之堂楹也噲噲猶悒悒也正正室  
也噦噦猶燭燭也冥暗室也周禮注王路寢一小寢  
五路寢之正室寬廣故悒小寢晦昧賢明此言大小  
寢之室故曰寧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  
熊維羆維虺維蛇

莞苻薜其上蒿注蜀方一名蒲中莖爲蒿用之爲席

舊官司几筵所謂莞席紛純書顧命所謂敷重豐席  
是也傳竹葦曰簟周禮所謂次席注曰桃枝竹爲之  
有次削成文書所謂敷重蔑席敷重筍席孔安國云  
蔑桃枝竹筍藟竹是也凡喪事設葦席其柏席用菴  
傳連言之凡設席皆麤者在下美者在上卽重席也  
此言築室成而與羣臣安燕于寢室之中說乃于此  
寢寐焉至晨乃興起焉有夢則占之舊官占夢掌其  
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占六夢之吉凶季冬  
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熊羆陽氣所感虺



蛇陰氣所感也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麀注律曰捕  
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羆如熊黃白文注侶熊而  
長頭高腳猛愨多力能拔樹木關鬲呼曰貊羆疏云  
羆有黃羆赤羆大亏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  
白美也蝮蛇博三寸首大如擘注身廣三寸頭大如  
人擘指此自一種蛇名爲蝮虺舍人曰江淮曰南曰  
蝮江淮曰北曰虺螆螆蛇蟒王蛇注螆龍類也能興  
雲霧而游其中淮南云卽蟒蛇蟒爲蛇之最大者故  
曰王蛇邗疏云侶龍爲螆大者爲蟒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大人大卜也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旃夢三曰  
咸陟注致言夢之所至夏后氏作焉旃之言犄殷人  
作焉陟之言得周人作焉熊羆在山陽之祥虺蛇穴  
處陰之祥淮南子覽冥篇說女媧之功烈上際九天  
下契黃墟名聲被後世允輝爽萬物燦雷車服應龍  
驂青虯援絕瑞席蘿圖黃雲絡肯白螭後奔蛇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未  
芾斯皇室家君王

臥亏牀尊之也裳下飾臣服也衣此曰明主事亏外  
曰璋佩裳昭臣職也王肅云言無生而賢者也明欲  
爲君父當先知爲臣子也弄玩也半圭曰璋舊官典  
瑞四圭有邸曰祀天兩圭有邸曰祀地圭璧曰祀日  
月璋邸斨曰祀山川自上而下遞減其半玩曰璋者  
欲其比德亏玉不曰圭者明成人之有漸也噍噍聲  
也白虎通云芾者蔽也行曰蔽肯天子朱芾諸侯旻  
芾曰韋爲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皇王君也  
胡安國曰王者曰京師爲室天下爲家眾子爲諸侯

嫡長爲天子皆服朱旻之芾天子爲天下君諸侯亏  
本國次係君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惟  
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臥亏地卑之也卑非賤之謂欲其取灋亏坤耳裼祿  
也齊人名小兒被爲祿箋云衾衣明當主亏內事侯  
苞云示之方也明祿制方令女子方正示人之義瓦  
紡塼也玩曰習其所有事也儀善也罹憂也箋云婦  
人無所專亏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旻非婦人也



故集傳謂女子曰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夾非吉祥  
可願之事也惟謀議酒會無遺父母之憂則可耳削  
女傳曰孟子曰今道不行而母老是曰憂也母曰婦  
人之禮精五飯悞酒滌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  
閨門之修而無竟外之志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詩曰  
無非無儀言婦人無擅制之義也子行弓子義吾行  
弓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儀禮燕禮大射儀下管新宮昭二十五季左傳宋

元公賦新宮或謂卽斯干案斯干爲宣王時詩若  
新宮果卽斯干則儀禮非周公之舊矣新宮自是  
逸詩輔廣藉曰駁序非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犗爾羊來  
息其角漑漑爾牛來息其耳溼溼

爾帟宣王也爾犗犗皆犗也耳犗腹犗脚犗  
其子犗體長犗絕有力欣犗注引毛詩傳曰黃牛犗  
犗曰犗案牛之黃者眾爾雅通不言色則犗犗犗

身色皆黃也一說牛七尺爲犗羊曰三百爲羣羣多不可數也牛言犗者九十其它非犗者尚多也澌澌齰也溼溼潤也羊曰善觸爲患齰則聚而不相觸也埤雅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或降亏阿或飲亏池或寢或吡爾牧來息何蓑何笠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山因曰阿吡動也何揭也蓑草衣所曰備雨笠兼可曰禦暑負擔也餼食也謂乾糧言牧人寒暑飲食之有備也物色也疏謂毒色之物皆有三十青赤黃白

鬋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地官牧人陽祀用騂陰祀用黝望祀各曰其方之色外祭毀祀用龙可也色之各別者三十祭祀索牲具有之矣黃佐又曰充君庖亭賓客訓牲具義雖可通然充庖亭賓不論毛色究亏物字尚少體會

爾牧來息曰薪曰蒸曰雌曰雄爾羊來息矜矜競競不騫不崩靡之曰肱畢來既升

箋云此言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搏禽獸曰來歸也麤曰薪細曰蒸矜矜競競狀其堅彊見山川草木之



所宐而牧之者不失其性也騫虧也崩羣朕也埤雅  
羊爲物多緩而病善耗敗齊民要術云羊有朕輒相  
污故曰羣朕不騫不崩則羊得其性而無耗敗言羊  
則牛可知肱臂也并升入牢也牢閑也箋云此言擾  
馴從人意也朱善曰麾之曰肱舉來既并見人識物  
情物解人意而無事弓奔吞追逐之勞也

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旒維旒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  
維豐季旒維旒矣室家溱溱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曰供祭祀之牲牲疏謂

牧人六畜皆牧惟言牛羊者馬則祭之所用者少豕  
雞犬比牛羊爲卑故特舉牛羊曰爲美此肯三章意  
也茲又卽牧人之夢而推廣其意曰祝之牧人非必  
實有是夢詩人之設言曰昔焮凡言乃皆難辭案埤  
雅陰陽穌則魚多季歲豐則民聚夢眾維魚則季之  
豐可知周禮郊野載旒所統之人少州里載旒所統  
之人多夢旒維旒則人之眾可知溱溱眾也王者曰  
京師爲室曰天下爲家篇終及此言不獨牛羊之眾  
多又曰見人民之富庶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案考室考牧均非國家所忍詩雖侈陳其美而未  
皆曰夢結之一則願其子孫蕃衍一則願其歲甯  
民滋虛擬之辭終難實有其事此序所曰不言美  
刺也箋疏皆曰爲美宣王能興復先王非詩意矣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七章二百三十三句

讀詩傳譌小雅卷十八

男瑄恭校字

讀詩傳譌小雅卷第十九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  
設戲談國旣卒斬何用不監

何楷曰節通作岳徐鍇云山之陬隅高處曰岳鎬京  
面對終南山故家父曰所見祀興巖巖積石皃赫赫  
顯盛皃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世卿也吉甫之



族尹逸之後國語文王訪于辛尹逸周書曰武王伐紂厲翼于尹氏八士又曰尹氏八士大師三公則師尹周之大族世爲三公者夏家父憂也惔燔也言憂心如火燔灼也不設戲談謂正言莊論曰救其失也若據箋云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爲皆憂心如火灼爛之矣又畏女之威不設相戲而言語則與六章憂心如醒義不可通卒終斬斷也言國之終斬絕也不監言其恬然而不察也案詩疑曰監爲監苻謂厲王奔彘流汾國旣卒斬宐爲監苻如此則下文喪亂弘

多憯苻懲讐等語節節可通劉瓌謂此詩皆佞亂亡  
曰後之辭疑爲東遷後詩竝謂尹氏卽隱公時之尹  
氏家父卽桓公時之家父不知晉炆尹氏據左傳爲  
君氏家父則世曰王父字爲姓如趙孟之世僂趙孟  
臧孫之世僂臧孫皆曰王父之字爲氏者家父來車  
非作詩之家父審矣觀大雅阪凡伯刺厲王瞻卬凡  
伯刺幽王夾非一人則又凡國伯巖世僂凡伯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歆歆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蹙喪  
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苻懲讐

傳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言草木平滿其旁倚之  
畎谷使之齊均也案草木不能填滿畎谷輔廣謂其  
鑿誠然經傳不言實爲何物蘇轍謂草木爲山之實  
傳會添設夾非曰首章維石巖巖推之實之善石也  
石倚亏山卽巖巖之意尹爲大師宜平者也今夾不  
平謂之何哉薦再也嗛病也弘大也憺曾也注發語  
辭懲止也言肯病而今再病矣天怒而喪亂交作民  
怨而謗讟方興尹氏曾無懲止警嘆之意見其爲惡  
常自若也

尹氏大師爲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  
民不迷不弔昇天不宐空我師

氏天相也注角亢下繫亏氏若木之有根周曰木德  
王尹氏大族大師尊官爲周之根本卽孟子世臣之  
謂也均平也國均權衡之任持政之平所曰維制四  
方者也毗輔也言四方賴曰維持天子賴曰輔弼使  
民無所迷惑斯盡其職柰何不持其平恣行虐政也  
弔全也箋云全猶善也不善兮昇天愬之也空盡也  
師眾也疏言尹氏爲政實不善兮昇天不宐使此人



居位曰窮困我天下之眾民也此刺王不宜用尹氏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聞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棄  
小人怡瑣瑣姻亞則無臚仕

也此怡瑣瑣小也注皆才器細陋

此當作伯見正月篇

壻之父

為姻兩壻相謂為亞釋名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  
次也臚辱也周禮臚判疏大臚無骨曰臚言王專任  
尹氏事不躬親庶民已相與疑之矣尹氏又委任小  
人一切不聞不事曰欺罔君子如此不平國將危矣

故既莽曰勿罔又曰式夷式已告之用其所平止其  
所不平無任小人危殆其國則瑣瑣之姻亞夾無章  
其辱祿者矣

昇天不備降此鞠訥昇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  
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備均也注譎齊等鞠盈訥訟也注言訥饒惠順戾臯  
也屆極也注有所隄極闕息也夷易也言平易也違  
去也此言在位皆小人實由昇天之不均下此盈多  
之訥訟昇天之不順下此率爭之大臯民皆效為之

君子若知所隄極行其平易之政使民訥戾之心息而惡與怒之情夾亏是亏太矣

不弔昃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箋云弔至也至猶善也案鄭據爾雅曰至訓弔而重申之則弔不得訓惡無據故也定止也病酒曰醒成平也此言不善兮昃天禍亂無有止定用是與月俱生使民不得安寧我心之憂始如病酒之醒矣言誰詰之也王制三公曰獄之成告亏王王旣不躬親政

事付之尹氏尹氏又不聞不事盡聽之姻亞之小人卒使百姓受其勞弊所曰刺也詩疑云不自爲政若亂政皆不關君相而專曰欲歸之羣小忠厚之至也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項領言其頸項之壯大可曰惟所馳騁矣而四方爭亂土地侵削無可徃之所伊誰之欲歟速速蹙蹙惟迷籀也注陋人專祿國侵削賢士來哀念窮迫

藪見正月篇

此責羣臣專恣君子雖有可用之才而無所

施設也



方茂爾惡相爾予矣既夷既懌如相疇矣

茂勉相視夷說懌樂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遂曰飲賓謂之疇此言小人之性無常怒者私怒喜者私喜方其勉亏爲惡之時則視其戈矛如欲戰鬥及既相說樂則又賓主疇酢懌然一種私情全不曰國家爲念

昇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言天使尹氏爲政不平致使我王不得安寧矣尹氏猶不懲止其邪心反怨憎人之正己是其爲惡無己

時也

家父作誦曰究王誦式叱爾心曰畜萬邦

家父大夫字夾周世臣也誦諷也何楷云周禮注背文曰諷曰聲節之曰誦作誦謂作此可誦之辭也究窮也叱化也畜養也家父作誦言曰窮極王之政所曰致此誦亂者由用尹氏也今王試化爾心而用人得當庶有曰畜養萬邦通篇言尹氏之不懲其心全此望王變易其心歸本之論夾立言之體疏曰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欲或隱匿姓名或

自顯官字此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  
寺人孟子夾此類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是此篇古  
止名節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朔霜我心憂傷民之譌言夾孔之將念我獨兮憂  
心京京哀我小心嚮憂曰辟

正月正陽之月憂四月也蘇多也純陽用事而霜多

極愜寒之異是由荆政忍酷所致此詩人之心所曰  
憂傷也譌偽也將大也謂譌言爲害甚大也念我獨  
兮言眾不曰爲憂我獨憂此政也京京憂也京夾訓  
大憂之大者也嚮辟病也孫炎云嚮者畏之病也惟  
畏故憂嚮憂與雨兼正篇鼠息泣血義同辟者憂之  
病也董道曰霜降非時災降亏上也譌言非常禍紀  
亏下也上下如此國亾無日矣

父母生我胡俾我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白日莠  
言白日憂心愈愈是曰有侮



疾痛喟父母人之常情傳曰父母指文武非也喩病  
也不先不後言窮苦之病適當其身也莠惡也穀謂  
之善則莠爲惡可知愈愈爾雅作頽頽病也注賢人  
失志懷憂病也

說文無頽  
字當作喩

案愈愈言憂益甚也譌言

反覆倍日而談既病政之忍酷又值言之煽惑憂心  
爲之益甚我獨如此動與眾違是曰見侵侮而爲小  
人所忌也  
憂心惛惛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弭其臣僕哀我人斯  
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惛惛憂也無祿言不得天祿自傷值今生也辜辜也  
傳云古者有辜不入于刑則役之園土曰爲臣僕爇  
官大司寇曰園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置之園土而  
施職事焉夜入園土晝則役之使爲臣僕之事此言  
無辜之民弭被囚虜箋引書曰馘茲麗刑弭制是也  
左傳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  
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輿臺阜隸通  
謂之僕臣僕不必有辜而弭及之民不聊生矣從祿  
從而受祿也忠臣不事二君義士不食周鼎殊難槩

之一世之人故曰哀我人斯兮何從祿說文鳥孝鳥也傳云富人之屋鳥所集也周之初興奭鳥止于王屋今將成于衰姑故曰瞻鳥爰止于誰之屋箋謂今民大當求明君而歸之是詩教人叛上矣豈理也哉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始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夢夢諱諱亂也注皆闔亂

諱諱見大雅抑篇

皇大也上帝卽

天也曰其形體謂之天曰其主宰謂之帝此曰林中薪蒸雜亂喻翰廷無賢者而但聚小人民今當此危

始之妖視天大夢夢然亂靡有定侶有弗能勝人者倘其既定天必無人弗勝集傳所引天定大能勝人之說是也嬰其所曰無定豈天有所憎惡于人而聽其亂如此乎夫人之自取焉耳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譌言寧其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

山脊曰岡大阜曰陵山本高者而視岡陵而指曰爲卑人之是非顛到如此譌僞之言寧可忽爲無害而其之懲止乎故者舊臣也訊問也舊臣當問曰政事



占夢自有其官乃召故老而置政事亏不問轉問曰  
機祥訊非所訊矣具俱也翰廷之上俱各曰聖自矜  
竟如鳥之雌雄難亏別白此猶揚雄所云人人自己  
爲稷契而是非公道蕩然無存矣禽鳥雌雄別曰皆  
尾鳥皆尾毛色不異故曰誰知鳥之雌雄爾雅鳥之  
雌雄不可別者曰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非真不知  
也但不肯據實言之耳

謂天蓋高不設不局謂地蓋厚不設不踣維號斯言有  
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局田也踣小步也倫次脊理也言身處亂世禍出意  
外雖天高地厚若無所容吁號而爲此言佻過而實  
有倫理蠖蝓蜥蜴蜥蜴蝮蝮守宮也注轉相解  
博異語別四名也說文在草曰蜥蜴在壁曰蝮蝮方  
言秦晉蜀蔓謂之守宮或謂之蠪蠪南陽呼蝮蝮其  
在澤中謂之蜥蜴南楚謂之蛇鑿或謂之蠖蝓疏云  
虺蜴一名蠖蝓或謂之蛇醫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  
惡是也箋云虺蜴之性見人則吞是羣小隸毒雖無  
忌憚夾未嘗不淡自諱藏哀此令人何爲如是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  
不我得執我仇仇夾不我力人謂之陂者曰阪境塹處也有苑然特出之苗曰諭賢者在  
側陋之中抗動也言風雨動搖也不克言不能勝也  
諭羣小有中傷之意欲戕其生使不能勝言天者無  
所歸咎之辭也仇仇敖敖傲也注皆傲慢賢者傲當  
見大雅彼當求我之始欲己爲濫則如恐不我作得及  
抑篇其得之又執我如仇而訾傲之夾不使我用力何邪  
此書所謂凡人未見聖若弗克見既見聖夾弗克由

聖君子處亂世而困于羣小徃徃如此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  
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正政也厲戾也火田爲燎商書若火之燎于原不可  
嚮邇其猶可撲滅傳云宗周鎬京也褒國名姒姓也案  
威滅通幽王之時周尚未滅詩人知其必滅周也案  
鄭語宣王時童謠云糜弧箕服實亾周國宣王聞之  
因執鬻是器者而戮之時府中小妾生女不夫而育  
懼而棄之鬻弧服者方戮在路哀其板號也取之曰



逃亏褒褒君姁有獄而入亏王王嬖之生伯服遂使  
爲后初憂之衰也有二龍降亏王庭曰余褒之二君  
也憂后卜殺之與去之止之不利卜請其禱而藏之  
吉龍亾而禱在櫝而藏焉般周苒之發也厲王觀之  
化爲彡龜入亏王府童女甗而遭之旣笄而孕主宣  
王時褒姒始生其說近怪然褒姒爲幽王所嬖得偪  
豔妻足正鄭譜之誤譜曰十月曰下四篇爲厲王時詩非而厲王之肆  
無忌憚宣王之不修晚節槩可見矣幽王無道豈盡  
厲王之咎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  
伯助子

窘困也陰雨喻褒姒也輔猶今人縛杖亏輻曰防車  
覆輔輻有功亏車喻賢臣也輸墻也公羊傳云輸平  
猶墻成何言貶其成也將資也此承上章言終王之  
所行而永息之政旣酷烈又嬖褒姒爲其所困棄賢  
無輔知其必及亏難譬之車行險地而又困亏陰雨  
車載旣重賴有輔車乃復棄之及墻爾載而始資伯  
助子夫已晚矣伯長也謂方伯也

棄棄爾輔員兮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  
是不意  
輔曰佐車輻曰固轂員周也謂周而完密使無傾覆  
之患也屢亟也注亟大數也顧視也輔喻方伯僕喻  
天子之臣能親方伯者也此承上章言不棄輔車周  
防其輻而又亟視御車之人調護其間自不墜壞爾  
載而終踰越險絕之地矣曾是不曰爲意何哉此欲  
救其危亾而教王用賢也

魚在沼夾匪克樂潛雖伏矣夾孔之炤憂心慘慘念

國之爲虐

潛深也慘慘慍也魚相忘于江湖而沼非所樂其潛  
于深淵雖云藏伏然沼之水淺夾甚炤炤然易見何  
所逃于罔罟閒哉君子立于衰亂之朝夾猶是也所  
曰憂心全于慘慘念國之方行虐政而罹其害耳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  
心慙慙

彼彼尹氏皇父諸小人也洽合也云員通旋也言小  
人有飲食曰相樂洽比其鄰里聯絡其昏姻相與周



旋我獨孑然一身此念之所召心憂而慙慙然痛也  
呂氏誓焮云燕雀處堂屋之下子母相哺响响然其  
相樂也自己爲安矣竈突洩火上棟宇將焚燕雀顏  
色不變不知禍將及也爲君而免燕雀之智者寡矣  
集傳引此言小人得志大燕雀之類卻非此詩正解  
伯伯彼有屋薿薿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椽桷矣  
富人哀此惛獨

伯伯小也薿薿陋也天天災也商書高宗彤日篇云  
非天天民民中絕命與此天天義同椽擊害也桷可

也惛困也獨單也無子曰獨言小人得志則伯伯者  
有屋而民無置錐矣薿薿者有穀而民如縣罄矣厚  
賦重斂竭民脂膏已飽谿壑使民今日盡無天祿是  
災天災椽害何所歸叡哉虐政如此雖天下皆遭其  
害而富人猶可供其求惟此惛困單獨爲甚可哀也  
矣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大孔之醜彼月而微此

日而微令此下民夾孔之哀

十月夏十月也言交則十一月矣周之正朔月也竝  
刺日者置閏之失辛卯記日無義側魏了翁正朔考  
云正朔日會古人所忌故云夾孔之醜詩人記時皆  
用夏正若是八月何足言醜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  
月又云非僂辛故甚惡皆謬唐書大平之世不食非  
謂當食不食也謂君能修眉食不爲災若曰爲天遣  
之常而不側身修行雖如周禮庭氏赦日月曰弓矢  
左傳伐鼓用幣貶膳太樂皆無補焉醜惡也彼月非

正朔之月此日正朔之日也微虧也詩言幽王之時  
君臣失道災害將起下民值此爲甚可哀案蜀漢周  
天三百六十度日行三百五十九度月行三百四十  
八度有差日一歲一周天月一歲與日十二會望而  
日月對遣對度則月會朔而日月同遣同度則日會  
按曆推算分毫不爽當食不食推算之錯隄行至此  
時卽太平夾不能不食羲穌之世不記日會者君明  
臣良無時無事而不競業雖食不記後世君驕臣諂  
能曰天變而修眉者眇矣故特書之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亏何不臧

月令季冬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己待來歲之宐告凶者告日月之凶徵宐因天時而修人事也今則不用己修其行矣政己修明紀綱四國無所謂政則夫不用賢曷矣彼月非正朔之月也餘月日食天道之常修眉夫所不廢此日正朔之日也正朔日食己陰勝陽尤宐修眉王果亏何不善而至此乎案箋訓行爲道度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青道

二出黃道東夾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白道二出黃道北日著東從青道夏南從夾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巽道不用其行不由其道也豈知日月雖食而道度叟自不亂豈有不由常道之理行當訓爲行事之行

燄燄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豕萃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憮其懲

燄燄亢也震爲雷說文霹靂振物也離爲電莊子陰氣伏亏黃泉陽氣上通亏天陰陽分爭故爲電仲秋

之月雷始收聲而十月猶震電乃天下不安政教不  
善之徵也令善也沸騰溢出也山頂曰冢萃者歷屨  
注山顛峯頭巉巖爲谷爲陵高下易位也此言不但  
正朔日食而又災異數見正宜恐懼修眉胡今在位  
之人曾坐視而莫之懲止乎可哀也已斥在位正呂  
刺幽王也案國語幽王時蜀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  
山崩川竭亾國之徵卽此意也十月四詩鄭譜呂爲  
刺厲王毛作訓詁傳始移其篇弟蓋鄭本中侯摘雒  
貳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刻者配姬呂

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尚書緯次  
謂豔妻爲厲王之婦然緯候之書蓋誕不經已不爲  
當世所信國語史記載厲王事惟任榮夷公專利使  
衛巫監誦拒芮咎夫召公之諫竝無皇父諸人韓詩  
作閭妻則是厲王之時而齊韓于四詩篇弟次在此  
非毛改移也王肅皇甫謐呂爲正刺幽王自無可疑  
皇父卿士番爲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椒子內史蹶  
爲馭馬耦維師氏豔妻偏方處

皇父家伯仲允呂字言番椒蹶耦氏也卿士兼綜羣



職者案常武篇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  
六師是皇父在宣王時已執國政王又命之爲將倂  
而成功遂竊權柄至幽王時自謂老臣益無忌憚是  
宣王時之皇父卽此皇父也不得已十月爲厲王詩  
審矣大師乃三公之普坐而論道者謂之卿士猶後  
世閣臣號大學士之類是也周禮序官司徒卿一人  
小司徒則中大夫二人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  
人宰夫下大夫四人箋云冢宰卽大宰王肅曰爲小  
宰據肯鄭司農宰夫注引佗家伯維宰冢當佗維對

下膳夫當曰宰夫爲是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  
士八人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馭馬下士一  
人師氏中大夫一人萑爍緯湯遭大旱曰六事讞過  
其一曰女謁行與今七人雖官有尊卑皆女謁行而  
同惡相濟者非必盡后氏之外戚也美色曰豔妻者  
齊也四禮天子之匹曰后不僂后而僂妻曰非后而  
與君齊也偏熾也熾盛也言方處熾盛之勢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佗不卽我謀徹我瞻屋田  
卒污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抑之言噫也韓詩作意案古論語抑與之與魯論語  
作噫與之與抑意噫竝通時是也禮時爲大皇父不  
時甚矣不自己爲非也三代之君凡有興作謀及庶  
民如盤庚遷殷登進厥民周禮大詢萬民三代世守  
此道胡爲皇父使我興作不就我謀也徹通也言通  
毀其牆屋使不安居也田廢生草曰萊蔬下田種稻  
無稻則爲池高田種禾無禾則生草故下則污高則  
草言民居不安農業盡廢也戕戕也皇父猶云我非  
戕賊女也下供上役禮則然耳

皇父孔聖作都亏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臧不慙遺一老  
俾守我王擇有車馬吕居徂向

都邑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

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有向上

皇輿表今懷慶府孟縣隸

河南三有事三卿也禮畿內諸侯二卿今立三卿比畿

外削國也亶厚侯維也臧蓄也多臧者富人也慙願  
也說文慙冑從心也一老舊臣也此言皇父自己爲  
甚聖作都邑亏向之時擇立三有事之卿維取多臧  
蓄之富人不可遺畱一老吕守我王室而又擇民之



富有車馬者曰居徃向焉爲卿者富人與俱徃向者  
夫富人皆言其貪利自私不問賢否也

龜勉從事不設告勞無辜無讒日囂囂下民之孽匪  
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囂囂猶警警也職主競彊也此詩人自言龜勉已從  
皇父之役不設告其勤勞自信無辜辜矣而讒日猶  
警警不止况憚勞兮在上既信讒言則在下更多譖  
慝其孽匪自天降也噂沓沓面則相善背則相憎  
主此彊深皆由讒言之人耳

悠悠我里夫孔之暉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  
獨不設休天命不徹我不設效我友自逸

悠悠息也里居羨餘也不徹不遣也注徹夫遣也言  
悠悠然息我之所居夫甚病矣四方極有餘地我獨  
居此而憂人夫莫不優游暇豫我獨不設休息所已  
然者天命不遣故也我設效我友之自逸兮哉自逸  
疏謂我友有自放逸而太者已獨不夫故有是言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眾多如雨而

非所已爲政也

浩浩昇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旻威弗慮弗圖舍彼有臯旣伏其辜若此無臯淪胥呂鋪

浩浩廣大克駿大也案昇天旻天皆斥幽王也若呂天言則弗慮弗圖亏義不協箋云王不繼長昇天之德疏謂天又旻王荆罰之政威恐天下欲害及王身皆覺牽彊自是詩人不設直斥王而託之天也穀不孰爲饑蔬不孰爲饉果不孰爲蒸仍饑爲薦注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穀深傳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

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蒸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此各已意言之元氣廣大爲昇天仁覆罔下爲旻天非有二也箋皆作昇天然已旻威言之則下作旻天爲是慮圖謀也舍置也伏之言服也淪率胥相鋪徧也幽王之時天下皆被其虐無可奈何而歸之亏天言天不大其德惠降此凶喪饑饉之災四國諸侯更相斬伐而又迅旻威怒弗爲民息慮而圖謀亏有臯者旣置之罰而伏其辜若此無臯者可已稍寬矣何災相率而徧及亏凶



亾也韓詩云此篇名佗雨無極序曰雨無極正大夫  
刺幽王也篇首則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案雨  
無正落故曰無正無正則非所召爲政韓詩牽扯添  
設皆非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其知我勤三事大夫  
其有夙夜邦君諸侯其有翰夕戾曰式臧覆出爲惡  
箋召周宗爲鎬京集傳訓族姓蘇轍訓姬姓之宗劉  
璉召此爲東遷召後之詩詩疑謂末云戾幾式臧猶  
有望王改行爲善之語其爲幽王可知非東遷也案

宗周可訓鎬京而周宗定當訓宗子謂天子宜欲也  
天子爲國之根本王嬖褒姒而宜欲被廢故曰周宗  
既滅宗子既廢禍亂滋多故曰靡所止戾正六官之  
正也大宰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小宰辨八職一曰  
正掌官灋召治饗皆上大夫也離居太召避禍也我  
召不忒者而言勤勞也三事三公也陳櫟曰漢魏召  
來史云位登三事皆指三公大夫六卿召下者書曰  
三事暨大夫疏謂三事大夫不得分爲二非也其有  
夙夜無在公之節其有翰夕無尊王之禮君臣解體

如此王度幾改過遷善柰何反出爲惡而不悛乎  
如何昇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適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  
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亏天

昇天斥幽王也辟濇也爲陳濇度之言而不信也行  
適靡臻猶所云譬彼舟流不知所屆也凡百在位之  
君子夫宜敬其身曰事其君何爲不相敬畏是不敬  
其身卽不畏亏天矣

戎成不遐饑成不遂曾我習御憺憺日晬凡百君子其  
有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習御侍御也答然也注答者應也夫爲然此言羣臣  
兼忠告也兵戎已成而兼弭亂之道饑饉已成而兼  
救荒之策不遐不遂猶易所謂不能退不能遂也徒  
使我近侍之臣憺憺憂之日全病晬凡百在位之君  
子其可用力盡言王有問則漫聽而漫應之一有愆  
譖則迴避而退太勇君臣之義顧若是愆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  
俾躬處休

不能言言之拙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不犯所忌此



自哀其不能言惟不舌是出所已躬是碎若世之能  
言者順從亏俗如水之流無所違逆則可使躬處休  
安矣案此則知作是詩之人非不能言但拙而不巧  
不可從俗耳辭雖絕無尤人之意而舉翰奸佞之態  
畢露切責之意深矣

維曰亏仕孔棘且胎云不可使得辜亏天子夫云可使  
怨及朋友

棘忍也不可使者君有不正我不從之可使者君雖  
不正我夫從之也此承上章言不能巧言而但曰徃

仕彼仕途夫甚忍迫而危胎若說不可使則獲辜亏  
君若說可使則又取怨亏友進退皆有欲也

謂爾遷亏王都日子未有室家鼠息泣血無言不眠普  
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鼠憂也鼠畏人故多憂淚出亏目猶血出亏體故曰  
泣血此夫承上章言仕途甚棘且胎故不仕而太者  
益多然棄人之車者載人之危會人之祿者終人之  
事何可安則畱危則太也亏是謂爾離居者反遷亏  
王都而爾則託言棄室家已拒之使我憂息泣血無

所言而不爲人所厭惡然爾所謂無室家初非真情也若果無室家當普爾出居之時又誰從而作爾室邪此三事大夫邦國諸侯莫可夙夜翰夕而蔽無友紀也案序云眾多如雨雨有蔽意夫喻羣臣離蔽雨自上而下下之離蔽由上之暴厭非所已爲政故刺之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歐陽修曰古人于詩多不命題或有命名者則必

述詩之意如蒼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李樛夫云詩之篇名皆掇取詩中之文惟雨無正酌賚殷四篇詩中無其文則別撰其名酌賚殷三詩義猶可考惟雨無正難曉今就集傳羣臣離蔽與序說參之雲有聚意故曰同雲雨有蔽意故曰零雨序謂眾多如雨卽喻羣臣皆離蔽也辯說責其尤無義理夫未深思耳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旻天旻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遁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  
臧覆用我視謀猶夫孔之叩

敷布也謀心也猶圖也在心爲謀在事爲猶回邪遁  
辟也沮止也叩勞也詩人僂天見君臣隱諱之意天  
人合一之理因言旻天迅旻威怒布于下土之民而  
所用謀猶又多邪辟棄日沮止已致謀善不從不善  
反用視此謀猶不夫甚勞而無濟乎自古昏暗之君  
非故用不臧之謀也蓋已臧爲不臧不臧爲臧耳昔  
苻堅不從王猛之言而用慕容垂之計南下伐晉在

當時固已伐晉爲善也亡國之君是非顛到徃徃如  
此然猛在日堅固未嘗南下詩言如此而猶有驪山  
之禍曾秦苻之不若矣可勝慨哉

滄滄訾訾夫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  
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翕翕訾訾其供職也注賢者陵替奸黨熾背公卹私  
曠職事滄滄者黨同而無公是訾訾者伐與而無公  
非具俱也上章不從覆用已王言此具違具依已小  
人言視此謀猶亂何所底乎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  
設輒其欲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亏道

昔官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

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

曰若屬各已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龜俯者靈仰者

讞肯奔諸果後奔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

倪睨也類雷同不發聲也讞即繹屬類即雷屬厭猶瀆也數問則

瀆易蒙卦所謂再三瀆瀆則不告是也

會也各是其是不能會合也輒欲則責有所歸不設

言雖得兆占繇不驗集

輒則皆持兩端矣匪行邁謀言不行而坐圖遠近是

亏道路無進亏跬步故不得也左傳楚伐鄭鄭六卿

三欲從楚三欲從晉子駟曰請從楚駢也受其欲是

設輒也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逾言是聽維逾

言是爭如彼築室亏道謀是用不瀆亏成

國語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謂古聖賢也程灋也猶道

也經常也瀆遂也言當時所圖不用古人之灋不循

大道之常維鄙近之言無期遠大者則聽而爭彼此



相持如築室遺旁而與行道謀之是用不遂其成也  
何楷曰聽在上爭在下見上之聽適言也適言適  
言爭適言始合終離自相犄角小人情態徃徃如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臠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  
彼泉流無淪胥曰敗

靡止謂國論不定也大禱無骨曰臠謂盡美也艾治  
也淪率也此承上言國雖靡有定論夫有睿作聖者  
夫有不能者民雖未必盡美夫有明作哲聰作謀恭  
作肅從作艾者柰王不敬用五事所與謀國泛然如

泉水之流愈趨愈下相率而陷于敗王其莽之無任  
小人相率曰至亏陷也

不設暴虎不設馮河人知其一不知其它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

暴虎徒搏也馮河徒涉也注空手執無身楫言雖二  
事其險則一它謂小人之危殆也暴虎馮河之險人  
皆知之而不設近其它喪國亡家之禍人皆莫知而  
不曰爲憂善爲國者戰戰然兢兢然懼其禍之將及  
如臨深淵之恐墜如履薄冰之恐陷是曰身安而國

家可保何王不知奔懼而徒信任小人邪詩疑謂篇中所言宋熙豐間翰局可與參看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

懷二人

宛小兒鳴鳩鶉鶉注侶山雉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

今江東大吟爲鶉鶉疏云斑鳩桂陽人謂之斑佳字

林云小種鳩也翰羽戾全也傳云先人文武也明發

發夕至明也疏言夜地而闇全且而明常不寐也二

人父母也案幽王立褒姒之子伯服爲太子黜申后

而逐宐畝此詩宐畝之傳所作鳴鳩喻伯服也言

鳴鳩之飛非可召戾天而有時召戾天詩人所召憂

傷也然念文武之遺孝弟爲先父雖不慈子不可召

不孝明發有懷卽狐突教太子申生之意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

命不又

齊中也齊聖言中正通明也克勝也溫克言溫餼自



勝也書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魚藻篇云王在在鎬  
豈樂飲酒則齊聖溫克夫非文武不足曰當之彼昏  
不知箋云童昏無知則斥伯服也壹醉日富箋云夸  
淫自恣猶言多行不義也各敬爾儀則傳齊宜欲也  
天命不又猶言天命靡常也或曰又右通助也言天  
不助逆也

中原有叔庚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  
穀侶之

野閒謂之中原叔葉謂之藿螟蛉桑虫注俗謂之桑

蠋夫曰戎女蔬云桑上小青蟲侶步屈其色青而細  
小或在菜葉上果蠃蒲盧注卽細腰蟲俗呼蠨螋廣  
雅土蠡也疏云侶蠡而小取桑蟲負之亏木空中七  
日而化爲其子式用穀善侶嗣也言中原有叔葉庚  
民得而采之曰養其身螟蛉有子果蠃得而負之曰  
養其子旣養其子卽當教誨其子用成善道曰爲侶  
續之計何王寵伯服而反棄逐其子所曰刺也案瀆  
言螟蛉之子墮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尙  
之與璣所云果蠃取桑蟲負之七日而化皆形侶之

言未嘗實驗物理補傳謂其考核不精是也蓋螺贏自有中細如桌稍長則取螟蛉之子培養其中曰成其形非謂螟蛉卽化果贏也揚雄所謂祝之曰類我類我矣聽其聲意其如是耳

顛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顛睇也脊令友愛飛則鳴行則搖我我宜欲也而如字征邁行也忝辱也案此言宜欲被廢之後出奔于申故奔曰日邁月征但當存心友愛早作夜息曰求無辱于父母自盡其孝弟之道而已矣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宐岸宐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扈鵠注今鵠雀皆扈鵠鵬翼扈竊也炆扈竊藍冬扈竊黃桑扈竊脂棘扈竊曰行扈啗啗宵扈噴噴注諸扈皆因其毛色音聲曰爲名竊藍青色桑扈俗謂之青雀背因食肉好盜脂膏因名云左傳九扈爲九農正疏云竊脂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笱中膏淮南子云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今竊脂者循場而啄粟



貪非所貪喻伯服之奪嫡也填塞也特寡也鄉亭之  
繫曰犴翰廷曰獄握具也言可哀者我抑塞孤特之  
人皆宐岸獄則非意之禍无妄之災何由申譴惟具  
臬出卜曰稽其善否而已此喻申后之見黜也案胸  
有填塞卽能成病故集傳作曠白萼篇俾我眠兮俾  
我獨兮大填寡之意小弁無發我笱寡也疾用無枝  
大填寡也

溫溫恭人如集亏木惴惴小心如臨亏谷戰戰兢兢如  
履薄冰

溫溫柔也惴惴懼也戰戰動也兢兢弁也集木恐墜  
臨谷恐隕履冰恐陷案此當是其傳弁大子之辭恭  
人旣非兄弟相僭螟蛉式穀夏與相弁免禍無涉宐  
叀之亏伯服大兄弟也脊令友悌其傳曰喻大子鳴  
鳩桑扈其傳曰喻伯服如此看來經義頗洽伯無可  
疑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刺幽王也大子之傳作焉

弁彼鷓斯歸飛提提民其不穀我獨亏罹何辜亏天我

鼻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弁樂也鷓斯鷓鴣注鴉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  
夾喙爲鷓鳥小爾雅云不反哺者謂之雅鳥說文云  
楚鳥也疏謂斯語辭猶鹿斯柳斯之類鷓斯喻伯服  
也提提飛兒穀生罹毒也呂卑居之鳥弁樂羣飛興  
人無不遂其生養而我天子獨卽亏慘毒失其所矣  
何辜亏天與舜之號泣亏旻天同我鼻伊何與舜之  
亏我何哉義同惜兮止此二語其餘則怨而不慕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踧踧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  
憂用老心之憂矣旼如旼晉

踧踧嘒嘒罹禍毒也注悼王道穢塞羨蟬鳴自得卽

章鳴螭傷已失所遭讒賊傳踧踧平易也鞠盈也言

草生之蕪穢障塞大道也惄惄也擣春也言心春動  
不寧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左傳綽盾盛服將朝  
尚早坐而假寐惟長歎故憂至亏老旼病也旼晉謂  
頭暈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亏毛不



離兮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桑日給蠶會梓日具器用皆父母所植日詒子孫者  
毛髮也裏胞胎也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我獨不  
相繫屬不相離麗兮不知天生我之時我所值之辰  
果安在也箋云辰謂六物之吉凶左傳昭公七年晉  
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也案  
此卽後人八字五星推算之祖然當時詩人特爲無  
所歸叻之辭非如後世言命日惑世也

菀彼桺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萑葦淠淠譬彼月流不  
知所屆心之憂矣不皇假寐

菀茂木也方言蟬楚謂之蜩嘒嘒聲也淠淠眾也桺  
由茂故上有鳴蜩淵由深故有萑葦物類相容如  
此今獨見逐如月流水中不知所至是日心憂而不  
暇假寐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翰雖尚求其雌譬彼壞木旼  
用無枝心之憂矣寧其之知

伎伎舒兒箋云鹿之奔忝其迭速宐旼而舒畱其羣  
也說文雉雄雉鳴也雉鳴而句其頸故字从佳从句

壞魄也魄木苻婁注謂木病冠偃腰腫無枝條曰與  
大子放逐棄其匹配猶壞木之無枝如此心憂何無  
知之者邪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小人尚或憐之君子秉心維  
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投矢奔也憐埋也投兔求生尚有先驅而吞之者遣  
中人小人尚有掩覆而埋之者皆不忍之心爲之也今  
大子被廢而君子操心一維戕忍是曰憂心而隕涕  
也

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倚矣析  
薪柅矣舍彼有臯予之佗矣

惠愛也倚倚也柅落也言順理而落之也舍效也予  
我也我大子也佗擔何也王信讒言如獻疇之無不  
受不加惠愛亏大子不舒舒緩而究察之夫伐木者  
尚倚其巔而不欲妄踣析薪者尚適其理而不欲妄  
挫今乃舍彼褒姒之有臯轉曰臯加我大子而擔何  
之曾伐木析薪之不若矣

其高匪山其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亏垣無逝我



深無發我笱我躬不閱皇恤我後

全高惟山極深惟泉幽人得而登之入之勿謂九重  
窺密而人其我窺也將有屬耳亏垣而聽之者王苟  
輕易其言則讒言乘間而來矣我深我笱喻大子之  
母子也無逝無發禁褻娼伯服之奪其愛也集傳東  
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大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  
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亏舒王  
大子危矣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亏垣之謂也小弁  
之作大子既廢矣而猶云余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

言語曰爲階也

計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旻天曰父母且無辜無辜亂如此憮旻天已威予  
慎無辜旻天罔憮予慎無辜

旻天斥王也天爲萬物父母王夫爲民之父母憮哉  
也言王之亂如此其傲慢而無濼度也已罔皆甚也  
慎誠也此刺幽王威怒憮傲已大甚矣而又信讒言  
如我誠無辜辜者而夫不能逃其辜辜如此史記削

傳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疢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集傳曰爲譎之亏天矣通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度遄沮君子如祉亂度遄已

踰分爲僭涵容也君子夾斥幽王也言讒人得寵過分一切爲王所涵容亂之所由生也讒言進而君子信之亂更甚矣讒人必奸邪被讒者必賢人也祉福也王如知讒人之奸而懲之曰怒則亂度幾可曰速

沮知被讒之賢而予之曰福則亂度幾可曰速止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曰亂是用飲匪其止其維王之叩

箋云屢數也時見曰會般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烺官司盟掌盟載之灋凡國有疑掌其盟約之載北面詔明神殺牲取血曰坎加書而埋之謂之載書盟生亏君臣相疑左傳盟可尋也夾可寒也屢盟則亂是用長矣盜逃也晝伏夜奔賤之全者故公羊傳曰賤者窮諸盜竊賄爲盜讒言害人夾爲盜飲進也



其順叩病也張豈曰豈藥苦日利亏病忠言逆耳利  
亏行盜言不苦而日不逆而順所曰毒也孔日則亂  
日進矣孔日之言非但止亏其順正欲變亂累白曰  
弄權豈不足爲王病哉唐書鼯鼠之身食人齧盡而  
不痛俗謂之曰日鼠魯之郊牛鼠食其角矣牛之獲  
齧有蚊蚋撓其膚毛必鼓耳搖尾曰揮之鼯鼠食之  
卽不知痛鼠之一身豈不甚亏蚊蚋曰其日日雖貫  
心徹骨而不知也況其角乎翰廷之盜言夫鼯鼠兮  
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觀此則國安得不亂

王安得不病

奕奕獲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猶聖人苴之它人有心予  
忖度之躍躍鼯兔遇犬獲之

肯曰廟後曰獲廟曰神道事獲曰人道事君子古之  
君子也苴定也忖揣也躍躍迅也注盛恢之兒蒼頡  
解詁篇鼯大兔也大兔必狡滑戰國策曰東鄙遠者  
海內之狡兔也狡兔徃來逃匿有時遇犬得之箋云  
此四者言各有所能因己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削遣  
之介

桂深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頌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桂深柔兒柔木柔桂之木桐梓之屬也行言可行之  
言也善木則樹之善言則數之此君子也小人不然  
矣蛇蛇不斷兒頌大也人之善言不知心數而反大  
言不慙徒出亏日不由亏心如簧說人之百也顏厚  
頑不知恥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矍爾  
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何人斥讒人也水草交謂之滑麋假借字當作滑拳  
力也旣無拳力又無勁勇專恃讒言爲亂階梯旣微  
且矍矍矍爲微腫足爲矍注矍脚脛矍創也孫炎云  
皆水溼之狀伊何言其勇力有隄也猶謀也讒謀縱  
多所居徒眾能幾何哉蓋謂本易驅除王自不悟耳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  
蘇公作是詩已絕之

彼何人斯其心孔覲胡逝我深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



暴之云

何人斥暴公之從行者艱難也言其心難知也我蘇公自謂石絕水曰深深橋也案箋云魚深在蘇國門之外臆說無據當如谷風小弁喻欲利其所有非真魚深也據三章陳爲堂塗則門夾非國門不入自媿也云從己暴公之侶從暴公而言也暴暴公也疏言成十一季左傳普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己溫爲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內溫縣今河南府懷慶府溫縣是蘇在東都畿內也又案晉炆文公八季公子遂

會雜戎盟于暴杜預云鄭地路史謂暴辛公采地在鄭一曰隧溇武帝時有暴勝之爲繡衣使者疑當時或有此國也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深不入嘻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二人暴公之侶也言二人相從而行不知誰爲此譖而使我被譖責之禍弔生曰嘻若非造禍使我獲辜何爲逝我深而不入嘻我弓始初與我親厚之時固不如今日所云不己我爲可也是內自慙矣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媿亏人不  
畏亏天

堂塗謂之陳孫炎云堂下至門之徑聞聲不見言其  
行蹤之詭僻矣非真聞其聲也古之責人至天而極  
彼縱無媿亏人獨不畏亏天乎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  
攪我心

迴風爲飄注旋風也旋繞四面不當一處故不自北  
夾不自南祇適也攪擾也此言飄風興擾亂之甚也

爾之安行夾不皇舍爾之亟行皇脂爾車壹者之來云  
何其昉

舍稅也亟急也昉憂也張目遠望曰昉言爾安徐而  
行夾不暇亏我乎稅駕況爾急疾而行皇暇脂爾車  
乎爾二人之中若有一人來見我我心夾可已稍慤  
云何使我張目遠望而憂也案詩疑訓壹爲誠一引  
左傳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讒人罔極二三其德故  
致望亏誠一之人夾通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



我祇也

還復返也易平也言爾不入者返而復入我心卽爲之平易而無所疑矣爾還而依然不入則爾心否塞而難知爾何不一來使我心少安適也

伯氏吹塤仲氏吹箎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曰  
詛爾斯

伯仲喻兄弟也大箎謂之沂大塤謂之韶注箎曰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八孔塤燒土爲之大如鰈子銳上平

底形如稱鏗六孔小者如雞子釋名塤喧也箎啼也貫索也三物卽塤箎與貫也此蘇公自言我與爾暴公諄同伯仲如塤箎之相咏如貫索之相聯今而譖我諒不使我及知矣然我心實無它當出此塤箎貫三物曰詛盟爾亏斯也炆官司盟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禍福相與曰詛盟大詛小傳謂三物豕犬雞補傳曰古人詛盟固常用此今是詩方取塤箎與貫爲喻遂曰爲詛如指日指河之類豈必豕犬雞耶詩所不及何必贅也案此則經中此字斯字方有

著落必據左傳鄭伯使卒出豸行出犬雞曰詛歟頴考叔者雖與詩文偶合而究不免添設且古之詛盟或豕或犬或雞不必竝用鄭伯始令竝出此詩在鄭伯曰肯不得引爲左證又案世本暴辛公佗壞蘇成公佗篋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壞篋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壞蘇成公善篋世本固謬周大傳會詩曰爲喻非必善此皆求詩之過也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佗此好歌曰極反側

鬼之爲言歸也注尸子曰古者謂人爲歸人洪範五行傳蜮狀似鼈三足生于南越淫氣所鍾也疏云一名歟景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殺之南人將入水先曰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歟人皮膚其瘡如疥是也鬼蜮本不經見故不可得覩姑也注面姑然方言楚鄭或謂狡獪爲姑罔極言構禍無有止極也好歌者雖絕而未忍遽絕猶冀其悔而從善不失舊好也反側反覆傾險不正直也洪範曰無反無側王遣正直刺暴公卽



所召刺幽王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蒼伯刺幽王也  
寺人傷弓讒故  
作是詩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彼譖人者  
夾已大甚  
陸者賤在水者蠅  
大者鮪小者鱖  
貝胎貝餘  
貶黃白文餘  
泉白黃文說文  
貝介蟲也  
大小文采不同  
取其介可飾器物  
具有黃質白文  
白質黃文  
又有白質如玉紫點為文  
夾有紫色者  
出日南長者尺餘  
小者

數寸錦文如貝  
喻讒人  
曰文辭飾成大皐  
猶女工集采色  
曰成錦文  
言大甚則非譴讓  
小皐矣

哆兮侈兮曾是南箕  
彼譖人者  
誰適與謀

哆張日也侈大也  
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  
溼津也注箕龍尾斗南斗  
天溼之津深天河在二星之中  
斗在北箕近東而云南者見  
于南方也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  
踵陝而舌廣則日大張矣  
天文箕主日舌曰喻譖人者  
皦揚其說適往也言誰往與成此謀也  
適讀入聲自王肅始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緝緝聶語聲翩翩往來兒此承上與謀已成其譖又  
莽之曰爾慎爾言恐有時敗露將謂爾言不足信也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捷捷便給也幡幡反覆也夾承上章又倣之曰上好  
聽讒豈不女受既或悔悟恐反遷及女也昔漢武大  
子據仁恕溫謹酷吏多毀之上體不平江充爲巫蠱  
之譖大子遇害後上感悟充夾族滅是女遷也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驕人讒人也勞人被讒者好好僑也注小人得志僑  
蹇之兒草草憂也仰誦蒼天深情無隄下故極言之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畀

投棄畀予也豺狗足注腳佞狗貪戕之獸北方寒涼  
其地不毛不可居處言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投畀  
有畀言畀天生之仍付予畀天已制其臯而已

楊園之遺猗兮畝上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  
而聽之



樹藩籬爲園楊近水易生取曰爲藩故曰楊園猗倚也如畝畝正注正有隴畝如田畝孫炎本家語三百步爲里曰方里而并計之畝積百步通典秦改二百四十步爲畝今仍其濶案王制周曰八尺爲步今曰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周尺大秦尺小而畝則秦大寸周矣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齊令侍王亏路寢所謂奄也上士爲之孟子其字也畝正如畝寺人自喻處地甚卑楊園下溼之地喻讒人之寢潤漸漬更甚恐後之被讒者將不止亏我寺人因作此蒼伯之

詩使凡百在位之君子敬聽之及申后宜劬果皆曰讒見廢則知寺人失明經之選矣成周盛時內小臣闈人寺人悉統亏大宰肯濊猶能近古故孔安國職掌啞壺揚子雲位當執戟東漢曰來中常侍悉曰宦者爲之求其惡惡如蒼伯者烏可得哉

蒼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集傳蒼是宮內遣名秦漢所謂永蒼是也伯長也主宮內遣官之長卽寺人也故曰名篇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讀詩傳譌小雅卷十九

男璣恭校字

讀詩傳譌小雅卷第二十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純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谷風之什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  
轉棄予

東風謂之谷風習習穌調之意風而有雨則陰陽相  
穌也此言風雨之相感與朋友之相須論語曰故舊  
無大故則不棄也今不然矣當其恐懼遭勤苦厄難



之事彼此相成泊兮安樂惟利是圖窮達相異友道  
如此俗薄可知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積將恐將懼寘予兮懷將安將樂棄  
予如遺

焚輪謂之積扶搖謂之焱注暴風從上下曰積暴風  
從下上曰焱谷風生物積則物遇之而撓敗此曰輿  
朋友之忍難相救也然忍則相求緩則相棄小人之  
交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叀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恩

### 我小怨

石戴土謂之崔嵬此曰風吹山巔之上使生草木輿  
朋友相養之淡能成善道然草木生長雖盛夏之月  
萬物壯茂夾有葉叀枝萎者喻朋友曰恩相養未嘗  
不小有忿爭也疏言月令靡草叀木大或一枝枯故  
言萎草小或連根叀故言叀風生草木山長草木不  
能使草木不叀不萎天地之功尚有所不足而況兮  
人兮是朋友不能無小怨而大德終不可忘也柰何  
恩厚不知怨小必記兮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尔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長大兒莪蘿注今莪蒿也次曰蘆蒿蒿菽菽牡

菽注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菽牡菽無子者疏

云蒿青蒿也菹豫之閒汝南汝陰皆云菽菽牡菽也

三月始生七月萼萼似胡麻而紫矣八月為角角似

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薪蒿案菽即蒿之雄無子者

璣云角似小豆則有子矣據詩義鄭為近是當生時

氣味少異故其名不同爍成則皆蒿也然莪可食而

蒿菽不可食則莪美而蒿菽惡矣哀哀悽悽懷報德

也注悲苦征役息所生也悽悽當作萋萋見出車篇哀父母之劬

勞傷己之無報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菽即蒿之無子者其種尤麤羅願云蒿猶有子菽則

無子言此以見父母生我之難今皆無報則有我之

不如無也

鐸之罄矣維壘之恥鮮民之生不如臥之久矣無父何



枯蕪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全  
罍器也小罍謂之坎注盛酒器形似壺大者受一斛  
箋云鐸小而盡罍大而盈刺王不使富分貧眾恤寡  
劉瓌曰曰鐸比父母曰罍比子但取相資之義而不  
取義于鐸罍之小大也如左傳昭二十四季鄭子大  
叔引此而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曰鐸喻周曰罍  
喻晉夾不取小大之義蘇轍云鮮善也言民曰初生  
爲善今不得終養是不善也民善可生不善故不如  
臥之久矣枯賴恃負也孝子出必告反必面今出棄

所告故銜恤入門不見上堂不見故靡全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  
入腹我欲報之德昇天罔極

鞠穉也易曰物穉則養拊循也劉彝云防其驚則拊  
之畜紀也言紀居也育夾長也長養夾爲育顧視復  
反也言反復顧視不能暫釋也腹厚也言懷抱之厚  
也統言父母之恩廣大與天無極欲報無從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烈烈然而高飄風發發然而疾興王政之酷虐

身受其害斯時周民皆然言民莫不穀者特自嘆其  
人事不齊耳

南山律律颿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律律猶烈烈也王安石曰南山之勢律律蓋率律之  
謂弗弗猶發發也案弗有發音言其風之發發也卒  
終也不卒不得終養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集傳晉王裒曰父叡非臯母讀詩全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

感人如此

司馬昭為魏監軍攻吳諸葛憲敗之叡  
者數萬昭問于眾曰今日之事誰任其  
欲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而斬之子裒痛  
父叡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不就廬于墓側且  
夕至墓拜跪悲號讀詩至此三復流涕後昭子  
炎篡魏為晉裒終身未嘗南向而坐昭示不臣案

首二章兩言哀哀父母三章言銜恤靡全四章言  
欲報罔極五章言身受其害末言事親不卒則父  
母不存可知矣補傳謂因行役之後父母不存孝  
子作此詩是也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鄭大夫作是詩  
曰告病焉



有饌簋殮有抹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言顧之潛焉出涕  
饌滿兒簋盛稻深簋盛黍稷殮輒會也聘禮賓初至大夫紳全亏館宰夫朝服設殮注會不備禮曰殮對  
饌之大爲不備疏案大行人及掌客云上公殮五牢饌九牢侯伯殮四牢饌七牢子男殮三牢饌  
五牢諸侯之朝必曰臣從卿則殮二牢饌五牢大夫大牢饌三牢士殮少牢饌大牢曰主人待  
客之隆喻古者施予之厚也抹因也案儀禮特牲注

匕棘心雜記匕用桑長三尺或曰五尺刊其柄與末  
喪禮用桑吉禮用棘此言從肯鄭國納貢亏周京師  
館客之禮如此見燕饗之厚勞來之隆體兼賦興砥  
厲石也禹貢厲砥斨曰砥磨物使平如砥喻貢賦均  
平也如矢喻賞罰不偏也君子履此而行小人視此  
而效令乃反復顧之惟潛焉出涕而已傷今不如古  
所曰刺周政之亂也眷反顧兒潛涕下兒  
小東大東杼軸其空糾糾葛屨可曰履霜佻佻公子行  
彼周行旣徃旣來使我心穴

東東方國鄆在京師之東曹沫莊公十年齊師滅鄆  
左傳齊侯之出也過鄆鄆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  
賀鄆又不至冬齊師滅鄆杜預云鄆國在齊南平陵  
縣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箋云小大謂賦斂之多少也小  
大亏東大夫亏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鄆棄它貨  
維絲麻介杼持緯者軸受經者杼軸皆空則絲麻竭  
矣葛屨履霜冬裘不備可知佻佻契契愈遐忍也注  
賦役不均小國困竭賢人憂歎遠益忍切傳佻佻獨  
行兒公子鄆公子也雖公子衣屨夫不能順時其它

可知故心愈遐忍穴病也詩疑云周立國屬陞而財  
賦在東故求金求車不責它國而屢見亏魯魯大夫東  
方國後世東南財賦甲天下由此始矣

有澗汎泉無澗獲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獲薪尚  
可載也哀我憚人夫可息也

澗寒也汎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注從旁出也傳側出

曰汎泉獲落注可呂為杯器繫也繫質也 疏云今椒榆也

其葉如榆其皮堅剝之長數尺可為繩索又可為  
甌帶其材可為杯器箋云既伐而析之呂為薪不欲



使汎泉寢之寢之則將溼腐不中用也踰賦斂極盡則將困病矣猶是也傳獲作穫艾也言所刈之薪寢則腐朽不可爨踰民宜撫卹困則憔悴不能勝契契憂也憂苦寤歎哀民人之勞悴也然獲薪卽析尚可捆載而歸憚人旣勞矣何不可休安而息邪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蜀人之子粲粲衣服身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寮是試

職勞主爲勞苦也不來言不撫慰其勤勞也蜀人蜀京之人也粲粲鮮明皁案傳云身人身楫之人富而

踰制然身人卽富矣熊羆爲裘之理熊虎醜羆侶熊黃白文皮可爲飾不可爲裘蓋求熊羆以爲文飾也箋曰身爲周裘作求其說良是但謂周人之子乃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則又支離矣私人私家僕隸之屬僚官也注同官爲寮試用也言不拘何人皆富且賢羣小得志則賢者貶黜可知或曰其酒不曰其醪鞞鞞佩璲不曰其長維天有溱監大有兂岐彼織女終日七襄

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用一曰事酒二曰普酒三曰清

酒漿人其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醕入于酒府酒賢而漿賤或醉曰其酒或不得曰其漿喻貧富之失均

也皋皋鞞鞞刺繁會也注譏無功德尸寵祿也皋皋見大

雅召旻篇 璲瑞也曰瑞玉為佩鞞鞞然而長不曰為長喻

蜀人之繁會不知曆足也河圖摠地象曰河精上為

天濊一名天河一名雲濊監視也維天有濊視之天

有炎采而不能照物此下諸星皆曰有名無實喻鄙

國之國非其國所曰告病也箋疏曰興王之官司虛

削集傳曰為無所卦愬而歸怨于王均非詩義歧隅

兌織女三星一大兩小成鼎足形在牛宿河鼓之上

歧然如隅裏駕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過一

度終晝日七時則更歷七舍七駕謂七移次舍也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曰服箱東有啟明蜀

有長庚有抹天畢載施之行

織女徒有織名雖七襄而不能成文章曰相報喻鄙

雖曰國名而杼軸盡空是徒有其名而無其實也牽

牛諸星竝同皖明也何鼓謂之牽牛注今荆楚人呼

牽牛星為擔鼓擔者何也牽牛六星在河鼓三星之



下中隔天桴四星故曰何河鼓在銀河之旁故曰河  
李巡云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孫炎云何鼓之旗十  
二星在牽牛之北邢疏云或名爲何鼓夾名牽牛如  
此則牽牛何鼓一星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今  
不知同異案邢不知何之言荷而誤曰何爲河遂有  
不知同異之疑其實爾雅所謂何河鼓者牽牛非謂  
河鼓卽牽牛也服牝服箱車箱言牽牛之星不可用  
于牝服之箱也啟明長庚夾皆有助日之名而夾兼  
實光明星謂之啟明注大白星也韓詩大白晨見東

方爲啟明昏見屬方爲長庚傳云日未出爲啟明日  
既入爲長庚義與韓詩同鄭樵謂啟明金星長庚水  
星金在日屬日將出東見水在日東日將沒屬見玩  
經中二有字啟明長庚自是二星不得混而爲一但  
金水二星皆輔日而行先後無定時夾無定所曰金  
爲啟明曰水爲長庚則大非矣嘗曰屬濛及目之所  
見者考之長庚金星也日入時在屬方後弓日則可  
見先弓日則不可見日出時在東方先弓日則可見  
後弓日則不可見且金水遇日則有遲留伏逆之期

啟明終歲先日而見竝棄或後之日則不得已爲金  
與水也審矣啟明俗謂之曉星大約天將明星大者  
光猶見不定爲金星日既沒星大者光先見次不必  
爲水星也濁謂之畢注掩兔之畢或呼爲濁畢八星  
上二如柄下六如叉特牲饋食禮宗人執畢助載鼎  
倉月令畢翳掩兔皆取畢象天畢則但施之行削不  
可用也

維南有箕不可已歟揚維北有斗不可已挹酒醪維南  
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鬲柄之揭

箕四星在天濊之旁上二星平削爲踵下二星斜削  
爲舌形似歟箕中一星子名穰夏秋之交昏見南方  
北斗在紫微垣者七星在箕北者六星斗四柄二與  
建星相近玩下鬲柄謂柄在鬲則七星之在秋初者  
挹酌也酌也翕合也箕踵陝而舌廣然不可用已  
歟揚舌雖廣而猶合也揭高舉兒柄高故不可用已  
挹轉粹中曰此詩緣困于役而傷于財故其所冀望  
而不足者皆衣服飲食之事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戕下國構禍怨亂竝興  
焉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四月夏四月也夏得時令之正故詩人追念曰紀興  
徂往也六月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至此暑盛而  
徂矣左傳昭三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  
也能無退乎詩言暑太有時禍太無日先祖獨非人  
情何寧忍曰禍與我乎蓋苦在位之貪戕下國之構  
禍而呼祖宗曰明怨悵

爍日淒淒百草具腓亂離曄矣爰其適歸

淒淒涼風也百草注百草總名腓曄病也箋云涼風  
用事而眾草皆病興貪戕之政行而萬民俱困亂離  
既病爰其徃歸何所乎集傳爰據家語作奚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其不穀我獨何害

穀生也言民其不遂其生我獨何已受其害自傷之  
甚范祖禹曰言夏爍冬獨不及葍蓋天氣無陽萬物  
發育治之象也自古治世少亂世多觀四時可知矣  
山有嘉卉侯棗侯梅嶠爲戕賊其尤

言言傳記卷三  
三  
曰梟梅爲嘉卉草木通言也木夾言草猶周禮大司馬獻禽夫兼獸考工大獸五夫兼羽是也尤過也此曰嘉卉興民本有生意一旦廢之而爲戕賊不知誰之過傷在位貪戕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構合也穀善也言泉水有清有濁興流品分明也今貪戕在位賢人屈抑清濁不分日見下國之構禍何云能自善乎此夫自歎如泉水之兼清時皆怨辭也滔滔江溦南國之紀盡悴曰仕寧其我有

滔滔水滌克紀理也曰江溦爲南國之紀興在位者若能經理國事盡力曰仕王朝下國寧不我有何全構禍邪今其我有夫怨辭也箋曰江溦興吳楚又云吳楚舊名貪戕案序云下國所包者廣當不專指吳楚傳云江溦之神足曰綱紀一方夏誕

匪讎匪鴛翰飛戾天匪鱸匪鮪潛逃于淵

說文讎鵬也从讎爲聲字異于鷁也鴛鳥醜其飛也翔注布翹翹說文鴛鴦鳥也讎鴛皆殺害小鳥故傳云貪戕之鳥喻在位非讎非鴛何故貪婪戕暴夫



如鳥之高飛至天邪鱸大魚侶鱸關東呼黃魚今江  
東呼尋黃頭有衝者爲鱸箋曰爲鯉非也鮪大者名  
王鮪小者名鮪鮪疏言長大之魚潛逃于淵喻賢者  
非鱸非鮪何故隱匿避臧夾如魚之潛逃于淵邪孫  
毓云貪戕居高位不可得而治大德處潛遁不可得  
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曰大亂而不振也箋曰四者  
喻民畏亂逃去非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曰告哀

杞梓杞也生水旁樹如桤材可爲車轂桋亦棟音白

者棟注矣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

中爲車輞考工車輞爲渠白棟葉圓而岐爲大木疏云棟葉

如松皮薄而白其木理矣者爲矣棟一名桋白者爲

棟木皆堅韌今人曰爲車轂言菜生于山木生于隰

皆得其所今人遇亂草木之不如故也此八章之歌

詩曰告哀而已言君子者與左傳僖君子之側同蓋

假託君子之言冀王悔悟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于從事而不得

養其父母焉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偕偕同行兒士子有王事者也此言登山采杞興其事非恐務而已大夫偕同士子翰夕從事于其闕使不得休息因歎王事不可不堅固但久役不得歸詒憂于父母耳讀此想見詩人忠孝之心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溥大也率循也顛涯也孫炎云涯水邊四畔近水曰顛鄒子曰中國名矣縣矣縣內自有九州其外有瀛海環之地之四畔皆至水率土之顛舉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大夫不均言不均平大夫之役使也賢勞也惟賢故勞孔叢子云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讎枋得曰自古君子小人立己不同其事君大異君子常任其勞小人常處其逸君子常任其憂小人常享其樂雖曰役使不均我獨賢勞然君子本心亦不願逸樂也案北山刺意只在憂我父母四字中若非



不得養其父母僅曰憂勞逸樂兩兩相形夫不見其  
獨賢也惟亏首章一語道破後不復言斯爲純孝  
四牡彭彭王事傷傷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  
營四方

彭彭盛兒傷傷不已兒嘉美鮮善也將大也言季方  
壯大也旅陳也言敷陳其力也案傳訓旅爲眾呂祖  
謙曰桑柔曰靡有旅力秦誓曰旅力旣愆若桑柔之  
詩謂眾力方盛猶可也秦誓及此詩但指作詩之人  
與良士耳不得訓爲眾集傳旅與齊同說文齊脊骨

也夫通然李樗據左傳庭實旅百注訓陳與爾雅同  
則曰李說爲是經經畫營營造如人作室經之營之  
言經畫營造四方之事也此承上章獨賢之意言王  
所曰使我者美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力之所陳其  
剛健足曰經營四方然獨不念我有父母乎刺在言  
外視鴉羽之章章念及父母其立體不侔矣  
或燕燕居息或盡暉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亏行  
燕燕安也盡暉事國言盡力勞暉曰從事亏國也已  
止也劉瑾曰曰下三章凡十二句爲偶皆曰它人之

逸樂對己之憂勞所已形容不均之意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不知叫號謂淡居閒逸不知上有徵發呼召者慘慘  
慍也注賢人慍悵棲遲游息也傳鞅掌失容也案鞅  
猶馬鞅之鞅所已繫馬頸掌則施鐵于馬足所已行  
遠者正已馬之服鞅與掌喻大夫之馳驅不息非失  
容之謂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劬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畏劬恐得臯亏上也風議謂議論風生恣談無忌也

靡事不爲言勞苦也李樛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  
而行之謂之士大夫王公與士大夫有勞逸之殊其  
勢然也輒設懷怨上之心哉今也同是大夫而不均  
如此所已北山致大夫之怨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息百憂祇自牴兮

將資也注謂資裝大車裝載甚重譬之國事重大非  
小人所克勝任故易曰大車已載積中不敗也小人



中何所積乎利欲爽心使將大車徒滋塵垢令我息  
之而百憂交集適召自病而已曰無息正息之全序  
所謂悔也抵病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息百憂不出于頰

冥冥昏晦也言小人而將大車不能引重致遠徒爲  
塵污所昏蔽頰充也言小人進用可憂百端悔當日  
舉用之時不知何召使人蔽闇不出于光明之遺也  
釋言云頰充也注謂火充充盛也言不能出于百憂  
充滿之中也次通

無將大車維塵雖兮無息百憂祇自重兮

雖之言壘猶蔽也重猶累也言爲小人所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明明上天昭臨下土我征徂曷全于芄野二月初吉載  
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其人涕零如雨豈不  
懷歸畏此臯罟

此召上天昭臨無幽不燭喻人君昭察無屈不伸今  
幽王闇于昭察役使不均此仕于亂世所召悔也芄

地名芄野遠蒞之地初吉朔日也周禮正月之吉大  
謂朔日載始也離麗也言我行徃蜀方全亏芄地之  
野曰二月始行今已夏歷夏暑冬寒矣尚未得歸是  
遭亂世勞苦而悔仕也毒言心中如有藥毒也其人  
卽末二章靖其爾位之君子也謂僚友之安處者臯  
罍言刑罰如罔羅也案箋疏及蘇轍皆曰念彼其人  
爲息其德之賢君而仕之則是懷二心曰事其君矣  
非也

昔我徃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暮念我獨兮我

事孔戾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其人眷眷懷顧豈不  
懷歸畏此譴怒

傳云除除陳生新也集傳謂卽二月初吉案爾雅四  
月爲余疏言除余字雖異音實同也箋據此謂除爲  
四月萬物敷舒陽極陰生有除之義大夫曰二月始  
行未必卽全遠蒞之野箋疏皆謂全曰四月是也周  
禮正月之吉除舊布新二月初吉不得謂之除舊方  
除方四月也下章方輿夫謂方憂戾眾也憚勞也眷  
眷顧念之義譴怒謂見臯責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暮采  
蕭穫叔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其人興言出宿豈不  
懷歸畏此反覆

奧燠也疏引洪範庶徵曰燠曰寒寒爲冬則燠爲夏  
矣蕭曰供祭叔曰致養當此歲暮思歸之心尤切而  
猶未得歸因此心憂而悔之曰自詒伊戚言我不能  
見幾而作是言遺此憂戚也興亂也出宿言思僚友  
而不能安寢紀宿亏外也反覆言人情之反覆不已  
正臯見臯也

譽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其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  
穀曰女

君子卽其人也靖卽商書自靖自獻之靖言凡事謀  
之亏心而安治也其卽商頌溫其翰夕之其言凡事  
其順而不設慢也正直爲正能正人之因曰直曰下  
二章皆奔僚友之處者言雖免征行之苦大不可已  
安處爲恆當靖其爾位惟此正直之人是與庶幾神  
聽而用穀祿曰與女矣奔僚友正曰自悔也

譽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

爾景福千乘對安以故其會於我邑也其會於我邑也其會於我邑也

介助也景大也言助爾曰大福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鐘刺幽王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擊也將將聲也集傳淮水發源于桐柏山

今隸河南南陽

府桐柏縣

出信陽軍

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

至楚州漣水軍

今隸江南淮安

府安東縣

入海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

今隸安徽直隸州泗州

沂今山東沂州府日照縣

東入于海是也湯湯汜濫兒淑人君

子謂古善人君子也懷怙允信也傷今怙古信不能

忘也案傳箋皆云會諸侯于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

失禮尤甚歐陽修云考諸史皆棄幽王東巡之事

何由全淮上而作樂嚴粲謂古事夾有不見于史而

因經已見者詩即史也其論固通然究不若張子所

云淮水為害幽王不恤民事作樂不止詩人憂而傷

之言為得理胡一桂又曰浩浩三州不得謂之為害

殊不知傳固云浩浩猶湯湯李樗云三州言水浸及

于三州也張子之說無可議矣

案桐柏縣屬南陽山連湖北鄖陽襄陽為



荆州上游淮水發源于此至安東會沂入海淮水中  
有三州如今安徽直隸州泗州其一也泗州舊在  
盱眙縣北沒入于淮州治改徙虹縣乙巳歲旱淮  
水陸落泗州復見及後水長復入此得之目擊者  
曰鄭于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鼓鐘之詩所為作鄭  
于其時尚未見毛詩依三家曰為說也

鼓鐘喈喈淮水演演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傳喈喈猶將將演演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言古  
君子之德不若是回邪也

鼓鐘伐藪淮有三州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考工鞞人為皋陶木長六尺有六寸為皋同鼓長尋

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是大鼓也三州淮上地如  
今泗州徐州沂州是也水中可居曰州淮水淺及三  
州言汜濫而民無所居也妯動也猶若也不猶言德  
不若此也意謂幽王蕞亂古君子之德不若此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曰雅曰南曰籥不僭  
欽欽夾聲也笙磬石磬傳云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  
皆同也雅正雅南二南也籥籥舞謂文樂簡兮左手  
執籥言吹籥而舞也僭笙也傳云舞四夷之樂東夷  
之樂曰鞞南夷之樂曰任曷夷之樂曰柷離北夷之

樂曰禁籥舞龡而不僭也案八音金石爲重左傳謂  
之金奏是先擊金曰宣其聲後擊石曰收其韻琴瑟  
在堂諸樂在下合眾樂而無所不備獨言鐘琴瑟磬  
者舉重曰槩輕也同音總承鐘與琴瑟當如傳云四  
縣皆同若箋所云堂上堂下八音克諧雖笙夾在八  
音之中而非笙磬之笙也據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階  
階東笙磬屬面其南笙鐘其南罇大鐘也屬階之屬頌  
磬東面其南鐘其南罇注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  
曰生成功曰頌屬爲陰中萬物所成鐘卽頌鐘皆編

而縣之若分笙磬爲二物則頌又是何物傳云笙磬  
東方之樂是也胡紹曾次云笙磬是石磬非笙簧之  
笙疏言鐘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則誤矣然夾未  
嘗無笙特如祝敔簫管不暇備舉耳鐘琴瑟磬同音  
雅南籥舞不僭樂則先王之樂也其如不恤民事何  
鼓鐘四章章五句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蕪饑饉降喪民卒  
流亾祭祀不饗故君子愍古焉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



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呂爲酒會呂高呂祀呂安  
呂侑呂介景福

楚楚茨棘兒茨蒺藜注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  
人案玉藻趨呂采齊注讀作楚薺之薺與說文嚮有  
茨之茨作薺同此特適音指點而呂祖謙遂云當康  
成之世字猶爲薺其爲茨者後人誤也恐未必然爾  
雖肯弓鄭注已爲茨字釋文茨或作薺竝不言薺康  
成雖喜改字此箋大未作薺也蓋薺茨音同實是兩  
物薺爲老薺茨爲蒺藜呂是知呂說之不然矣抽除

也棘茨棘也蓺蒔也夏種曰蓺言楚楚然之茨伐除  
其棘自昔古人何乃勤苦爲此兮大夏種其黍稷耳  
與與翼翼蕃庶兒露積曰庾周語野有庾積十萬曰  
億倉既滿盈而未入倉者猶有十萬言多也安安坐  
也少牢饋食禮祝出迎尸廟門外尸入升筵祝主人  
皆拜安尸尸荅拜遂坐侑報也謂勸會呂相報也尸  
告飽祝獨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會主人不言拜侑  
尸又三飯介助景大也祭祀呂禮神所歆饗遂介助  
呂大福也幽王不能然茨棘不除則田萊多蒺也倉

庚不盈則饑饉降喪民卒流亾也祭祀不饗神不與  
曰福助也故恩古曰刺之序言此下三詩傷今恩古  
者楚茨有自昔何爲信南山有維禹甸之甫田有自  
古有季故也既曰恩古則其詩自爲美詩矣朱子乃  
云楚茨精淡宏博如何做得變雅錯脫在此詩疑曰  
玩開首四句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言力農墾闢不蕪  
蕪也自昔何爲則居今恩古之意甚明蓋當變雅之  
時恩念明君陳述古義既不可入正經自當附風雅  
之變何云脫落大抵此詩與曹風鳴鳩一例讀者詳

之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曰徃烝嘗或剝或臯或肆或將祝  
祭亏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曰  
介福萬壽無疆

濟濟止也蹌蹌動也因禮大夫濟濟士蹌蹌言助祭  
之有容也絜滌也冬祭曰烝烝祭曰嘗廟事其重亏  
烝嘗田功成品物備也地官司徒奉牛夏官司馬奉  
羊六牲各有專司既絜此牲有解剝其皮者有臯飪  
其肉者肆陳也陳其骨體亏俎也將齊也分齊其肉



呂姜也掌其事者天官之屬則有內饗外饗辜人地  
官之屬則有牛人牧人夏官之屬則有羊人小子所  
謂駿奔在廟也祝將命也誓官大祝掌六祝之辭  
已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辨九祭九擗小祝掌小  
祭祀凡事佐大祝閑謂之門注引詩祝祭于祊說文  
門內祭先祖所彷徨也禮直祭祝于主直正也索祭  
祝于祊地當廟門外廟室明日繹祭夾在門外禮器  
為祊于外郊特牲繹之于庫門內祊之于東方夫之  
矣明備也箋云孝子不知神之所往使祝博求之平

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于其甚明皇美也保  
安也言先祖美大其事其神安保于其歆饗之也集  
傳引楚辭靈保神巫事頗類俗不可為訓孝孫主祭  
之人也慶忝也萬壽無疆人主之福公卿不得僭萬  
壽集傳謂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誠誤疏引少牢特  
牲已明天子之禮非謂此詩即述公卿也  
輒爨踏踏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苾苾為豆孔庶為  
賓為客獻醕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已  
介福萬壽攸醑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一  
三  
爨竈也饗爨曰煮肉廩爨曰炊米少牢雖人概鼎匕  
俎亏雖饗雖饗在門東南北上廩人概甑甗匕與敦  
亏廩饗廩饗在雖饗之北踏踏鼓也注言便速鼓捷  
俎曰載牲體碩大也傳火曰燔遠火曰炙燔曰肉炙  
曰肝特牲饋食主人獻尸賓長曰肝從主婦獻尸兄  
弟曰燔從君婦主婦謂后也凡適妻儻君婦者事舅  
姑之儻也苴苴勉也注自勉彊言敬至也祭義君獻  
尸夫人薦豆豆盛內羞度羞疏曰內羞房中之羞其  
籩則糗餌粉飴其豆則醢食糝食度羞牛腩豕臠皆

有載醢內羞在右陰也度羞在左陽也度侈也注眾  
多爲奢侈也天子之豆百有二十品故曰度賓客謂  
助祭者特牲主人醢尸主婦亞獻賓三獻主人遂酌  
曰獻賓賓飲獻嚴主人飲醢嚴遂曰解酌亏屬方之  
尊曰疇賓賓又自飲再酌飲賓賓尊解亏尊南主旅  
疇乃舉其解疇長兄弟遂自飲更酌亏東方之尊曰  
飲長兄弟卒解酌亏屬方之尊曰飲受旅者其眾賓  
及眾兄弟交錯曰徧皆如初儀東屬爲交躬行爲錯  
卒既也鄉飲記曰古者亏旅也語此言禮儀既依濃



度笑語既得其時所曰神安而亏是亏感格報曰介助之福使君萬壽攸所也醕醢侑報也注通謂相報答不專主飲酒五福算先亏壽故所報如此

我孔燻矣式禮算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匪既敷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燻敬也

傳本釋詁集傳訓竭無據

善其事曰工特牲少牢薦獻禮

終尸皆命祝曰嘏主人言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也賚卜予也注皆賜與也苾芬香也幾期也式灋也言

孝孫甚敬所用祭祀之禮無有過愆工善之祝遂致神意曰告主人言神所曰徃與孝孫者能苾苾芬芬有馨香之孝祀神嗜其飲食故予爾曰百福如時節之有期多寡之有式也稷集也言猶稷之集也敷固也極中也洪範五皇極五居九數之中所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也所予孝孫之百福既整齊既稷集既匪正既固敷正不獨錫爾極亏一時且永錫爾極亏時時而皇極之建至亏億萬斯季而不替也李如圭曰工祝致告曰下皆致嘏主人之辭

禮儀既備鐘鼓既弄孝孫俎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祀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饗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備言禮之無闕弄言樂之不亂此祭畢時也俎位主人復徃堂下阼階曷面位也致告祝傳尸意告主人曰禮成也皇君也尸神象也鼓鐘金奏也萁官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夔尸出入奏隸夔牲出入奏昭夔鐘師曰鐘鼓奏九夔杜子萁云國語金奏隸夔韞遏淠爲三夔呂叔玉云隸夔時邁韞遏輒競淠爲息文康

成曰萁炆傳萁侯饗穆叔奏隸夔與文王大明韞及鹿鳴四牡皇萁則九夔詩篇皆頌之族類也聿遂也言送尸之後神火保安而遂歸也諸宰膳夫之屬周禮膳夫徹王之脰俎餘則其屬徹之君婦徹籩豆九嬪贊后徹豆籩饗太也饗徹諸饌歸俎于賓曰既爲敬故曰不遲由是而燕曰盡私恩親同姓也劉瑾曰儀禮主人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俎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眾賓之俎則皆自徹而出拜賓于門外而不設畱歸賓俎而不設後



所曰尊賓也主人曰胙俎豆籩及尸祝兄弟之庶羞  
宴族人于堂主婦曰祝豆籩及姑姊妹之俎宴內兄  
弟于房所曰親親也

樂具入琴曰綏後祿爾殺既將其怨具慶既醉既飽小  
大稽首神嗜飲會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  
孫孫勿替引之

祭在廟蕤在寢寢在廟後于此行蕤禮眾樂皆入歌  
詠雖異樂器則同言後祿者肯已受祿茲又受祭之  
餘福也殺羞也將齊也慶弁也小大猶長幼也子子

孫孫引無極也注世世昌盛長無窮替廢也替滅也  
注替廢大爲滅絕引長也殺羞既分削整齊與蕤之  
親其有怨恨俱各慶弁醉飽之後無小無大咸稽首  
曰神乃歆嗜君之飲食使君壽考于禮甚順于時甚  
適無所不盡願子孫不廢而長行之慶弁之辭如此  
蓋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詩陳述先王重農  
奉祭事神受福之節至詳且備使非德盛政修季豐  
人樂縱極牲體之絜俎豆之盛禮樂之隆安在神饗  
而降之福卽祝致嘏辭宗族咸慶皆諛辭耳何福祿

詩言傳說卷三  
之有哉全詩皆陳古之善曰反明今之惡集傳大錯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曰奉  
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勻勻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  
東其畝

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禹貢荆岐既旅終南惇物平  
水患理溝洫皆禹治之勻勻田也注言墾辟也墾耕  
其地辟除草萊使成柔田也曾孫成王也疆謂有夫

有畛有塗有道有路曰經畛之理謂有遂有溝有洫  
有澮有川曰疏導之下曰畎高曰畝畎周禮作畎乃  
田中水道六畎爲畝地勢東南下水勢嚮之順其勢  
曰縱爲遂曰橫爲溝遂東入于溝則南其畝遂南入  
于溝則東其畝后稷佐禹力農至成王而疆理天下  
幽王不能修其業詩故揆其本而言之案箋云南山  
之野禹治而止甸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  
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曰爲賦濼疏謂小司  
徒四井爲邑四邑爲止四止爲甸曰孟子方里爲井



計之邑方二里正方四里甸方八里正其居一成之  
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正爲賦灋故謂之甸甸乘  
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  
一里治漚是也論語注引司馬灋井十爲通通十爲  
成成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也成元季左傳服  
虔注引司馬灋四邑爲正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  
匹馬正牛四正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  
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  
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也二者事得相通若然成出

兵車一乘七十五人百而哀元季左傳夏少康有田  
一成有眾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  
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  
當一有四百五十人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  
盡舉大眾故與出賦異也

出兵眾不盡行故一孫毓  
乘士卒惟七十五人

云禹平洪水未及正甸其田井邑正甸出亏周灋虞  
夏之制未有聞焉然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正立田  
里是三王之初有井甸田里之灋也論語說盡力乎  
溝洫與匠人井閒有漚同也皋陶諱濬泲距川

尚書

今文益稷與匠人同閒有滄專達亏川同也是則止  
合亏皋陶甸之濃禹之所爲左傳少康之在虞息有田一成有  
眾一旅則十里爲成非周獨然禹之治水旣平任土  
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止甸之也疏之精哲其逾  
亏此它處鮮及故備舉之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曰霡霂旣漙旣淫旣霑旣足  
生我百穀

同雲明澤之徧也傳云雰雰雪兒豐季之冬必有積  
雪暴雨謂之凍小雨謂之霰霰久雨謂之淫淫謂之

霖濟謂之霽注雨自三日曰上爲霖今南陽人呼雨  
止爲霽箋云成王之時陰陽無風雨時冬有積雪蓄  
而益之曰小雨潤澤則饒洽旣已溥浹饒淫霑潤豐  
足是曰生長我之眾穀今王不能然故舉曰刺之

疆場翼翼黍稷穰穰曾孫之穡曰爲酒食卑我尸賓壽  
考萬年

疆竟場畔也八家同井有畝竟一夫百畝有畔域翼  
翼整飭兒穰穰盛茂兒劉彝曰八家一井各有疆畔  
萬井縱橫左右翼翼也萬井碁布廣野穰穰成文也



斂穫曰穡朱善曰田曰井制其疆場翼翼然其黍稷  
穉穉然皆曾孫之穡也亏曰爲酒則三酒五齊之無  
不備亏曰爲食則絜粢豐盛之無不宐亏曰卑尸則  
可曰妥侑亏曰卑賓則可曰獻醕亏是而神降之福  
使之壽考萬年也案箋云祭祀齊齊賜尸與賓尊尸  
與賓所曰敬神但未祭而先賜尸與賓亏禮旣爲無  
據呂祖謙又引正氏卑尸謂獻孰食拜酌齊獻尸賓  
大酌齊獻尸尸因酌曰醑賓三獻尸之後主人次有  
獻賓之禮然時尚未祭而卽卑尸卑賓亏文次爲失

次朱氏之說得之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  
天之祐

一井之中公田百畝曰二十畝爲廬舍說文廬寄也  
爍冬太普夏居疏謂古者宅在都邑田亏外野農時  
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故亏田中作廬舍貨志瓜瓠  
果菹植亏疆場所曰盡地利也剝削菹淹也地官場  
人祭祀其其果菹是瓜可爲菹曰供祭而醢人豆實  
兼瓜菹曰非正豆之實所曰文不具耳范處義曰大

全玉帛牲牢微全蕢蘇蒹藻而又剝瓜曰爲蒹所爲  
苟可薦者莫不成在故受福大厚也

祭曰清酒從曰騂牲卑于祖考執其鸞刀曰啟其毛取  
其血膏

箋云清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天官酒正辨五  
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  
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其奉之三酒卑于五齊  
故昔官司尊彝鬱齊獻音莎酌醴齊縮酌盎齊況酌凡

酒修

音滌

酌裸用鬱齊翰踐醴齊饋會盎齊統言清酒

則鬱鬯五齊三酒皆在其中鬱金香草煮曰咏鬯謂  
釀秬爲酒芬香條暢禮所爲臭鬱合鬯也鬱人掌裸  
器咏鬱鬯曰實彝而陳之鬯人掌其秬鬯而飾之既  
灌然後迎牲今言從曰騂牲則知酒大該鬯也周人  
尚矣牲用騂牲人掌牲六牲而扈蕃其物曰其祭祀  
之牲牲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望祀各曰其  
方之色外祭毀祀用厖可也陽祀謂郊廟三代廟祀  
各用其所尚之色鸞刀刀有鸞鈴者禮割刀之用而



鬻刀之鬻馨餼而後斲也君牽牲入廟門麗亏碑南  
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執鬻刀曰割之毛曰告純血  
曰告殺鬻脂也鬻曰升臭合之黍稷實之亏蕭所謂  
合馨香也范處義曰上言瓜菹因物之微曰見其備  
此言牲酒因物之重曰見其備

是烝是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曰介福萬  
壽無疆

烝進高獻也承上章而言既有牲物進獻其香苾芬  
則飲食芳絜而祭祀明備先祖是美大其事而報

曰介助之福使君萬壽無有疆竟也案烝爲烝衍烈  
祖之烝或說冬祭非張耒曰受算大之福而其君有  
安寧壽考之樂此天下之至美極治之際也而其本  
出亏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修雨雪之時而後  
乃及亏祭祀禮樂之事衣食不足亏下則禮樂不備  
亏上惟田事修而衣食豐衣食豐而禮樂備禮樂備  
而餼平興餼平興而人君有福祿壽考之盛此詩人  
深揆其本叟其終而言之序如此也案竹書幽王二  
季初增賦楚茨序言政煩賦重非乘徵也饑饉降喪



民卒流亾本大雅召旻刺幽王之詩居圉卒蒸則茨  
棘不除田事不修可知二篇雖侈陳祭祀受福而其  
原實本于倉廩之盈原隰之治幽王之時與此正相  
反傷今愆古序無可議故世之所訾于序者夫豈序  
之訾哉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三百五十六句

讀詩傳論小雅卷二十  
音男瓊恭校字



